

早 晷 學

吳敬恆題



厚黑學

序

孔子曰：「諱有五，吾從其諷」。昔者漢武帝欲殺乳母，東方朔叱令就死。齊景公欲誅圉人，晏子執而數其罪。二君聞言，惕然而止。宣順李宗吾先生，著厚黑學一書，大有東方朔晏子遺意，其言最諛，其意最沉痛。直不啻聚千古大奸大詐於一堂，而一一識定其罪，所謂誅奸諛於既死者非歟。吾人熟讀此書，即知厚黑中人，比比皆是。庶幾出而應世，不爲若輩所惑。彼爲鬼爲賊者，知人之燭破其隱，亦難惶然思返，而不敢妄試其技。審如是也，則人與人相遇，不得不出於赤心相見之一途，則宗吾此書之有益於世道人心也，豈淺鮮哉。厚黑學之發布，已有年矣，其名詞人多知之，今試執人而語之曰，汝固素習厚黑學者，無不色然怒，則此書之收效爲何如，固不俟辯也。

民國六年宜賓唐佩風序。

序

一

自序一

厚黑學，是我在滿清末年發明的，分三卷，上卷厚黑學，中卷厚黑經，下卷厚黑傳習錄。民國元年，在成都公論日報，逐日登載，讀者譁然。中卷僅及其半，我受友人勸告，遂中止。同時我還做有一篇「我對於聖人之懷疑」，更不敢發表了。後來底稿已不知拋往何處。十六年，刊「宗吾臆談」，才將兩文大意寫出，刊入其中。廿三年，北平友人，從臆談中，將厚黑學三卷抽出，刊爲單行本。廿五年，在成都再版，旋即售罄。茲因索閱者衆，再重印。民國六年，成都國民公報社，曾將上卷，刊一小冊。宜賓唐侗風。中江謝綬青，作有序跋，茲亦一併載入。

我生平讀書，最喜歡懷疑。「厚黑學」，是懷疑一部二十四史。「我對於聖人之懷疑」。是懷疑四書五經，與夫宋元明清學案。我做了這兩篇文章，把胸中打掃得乾乾淨淨，掃去陳言，獨立研究，後來得出一個原則曰：「心理依力學規律而變化」，遂著「心理與力學」一書，算是獨立研究之結果。凡事有破壞才有建設，「厚黑

「學」，與「我對於聖人之懷疑」，所謂破壞也。「心理與力學」，所謂建設也。「我對於聖人之懷疑」，與「厚黑學」，是同一時期的文字，特附載於後，以見我思想之過程。

世界是進化的，厚黑學可分三個時期。上古時人民渾渾噩噩，無所謂厚，無所謂黑，純是天真爛漫的。孔孟學說，提倡道德，夢想唐虞，欲返民風於太古，是為第一時期。後來人民知識漸開，機變百出，黑如曹操，厚如劉備之流，遂應運而生。斯時也，孔孟復生。亦必失敗，是為第二時期。今則已入第三時期了，黑如曹操，厚如劉備者，滔滔皆是，其技術之精，雖曹劉見之，亦當惶然大嚇，卒之，失敗者多，成功者少，其幸而成功者，或不旋踵而仍歸失敗，其故何哉？蓋現今為第三時期，曹劉又成過去人物了。此時期之人，必須參用孔孟的道德，似乎回復到第一時期了，實則似回復非回復，而成為一種螺旋式之進化。換言之，必須以孔孟之心，行曹劉之術，方與第三時期相合。方今孔孟復生，必歸失敗者，為其無曹劉之術。

也。曹劉復生，亦歸失敗者，爲其無孔孟之心也。我輩所處之世，是第二時期之末，第三時期之始，施行厚黑而僥倖成功者，第二時期殘餘之物也。雖成功而仍歸失敗者，受第三時代之天然淘汰也。

堯舜是第一時期人物，孔孟的書，是第一時期的學說。曹劉是第二時期人物，猶人著厚黑學，是第二時期的學說。我最近所著「心理與力學」，是第三時期的學說，希望有第三時期人物出現，所以讀我的厚黑學者，不可不讀「心理與力學」。

物以少見珍，最初民風渾樸，不厚不黑，忽有一人又厚又黑，衆人必爲所制，而獨佔優勝。衆人見了，爭相仿效，大家都是又厚又黑，你不能制我，我不能制你，獨有一人，不厚不黑，明此人必爲衆人所信仰，而獨佔優勝。譬諸商場：最初的商人，盡都是貨真價實，忽有一賣假貨者，參雜其間，此人必大賺其錢。大家見了，爭相仿效，全市都是假貨，獨有一家貨真價實，則購者雲集，此人又當大賺其錢。故商場情形，也可分五個時期：第一時期的貨物，內容真實，表面不好看。第二

時期，表面好看，內容不真實。第三時期，則表面好看，內容又真實。我的厚黑學，是第二時期的產物。讀我厚黑學的人，如果照書行事，遭了失敗，我是不負責的，只怪他自己遲生若干年，商場情形，業已改變了。問「如何才不失敗」？曰：「請讀『心理與力學』」。

民國二十七年二月十二日富順李宗吾於成都。

自序二

厚黑學全文，原載拙著「宗吾臆談」內，上海論語半月刊，曾經轉載，其刊爲單行本者，初版於北平，再版三版於成都，寄售成都華西日報社，及重慶售珠市北新書局等處，旋即售罄。今年我在故鄉，各處紛紛函請再印。我以爲此等說法，最易啓人誤會，意欲從此不談。友人王君淵默函稱：「厚黑學三字，業已傳播衆口，無從收回。你全部作品，我會細讀一過，厚黑是社會病狀，你各種作品，是醫病之藥，我爲你計，不如把全部思想之統系，和各種作品之要點，詳詳細細寫成一次，附

載於後，作為厚黑學的說明書，病情與藥方，同時發表，使社會人士，了解你用意所在，否則僅以厚黑學三字，流傳於世，你將得罪於社會。「我深感王君之言，寫成一文曰：「我的思想統系」。交與王君印行，知我罪我，非所計也。

民國廿九年二月六日於自流井。

吳稚暉先生的信

君先

我來函在案中外康洲有吳君君下
法所有不也人公界下亦不也為了非來萬新
學書但只任而作一昨穿厚里可也古了任
宜厚足也雅林得不免在時前了以相屏
上板也也只在札也而之小也教得許直取

吳稚暉先生

正德

吳稚暉

下

民國二十五年，我在成都寫「吳稚暉先生年譜」去：「去年吳稚暉先生在重慶時，新聞記者友人毛君暢熙，約我同去會他，我說：我何必去會他呢？他讀盡中外奇書，獨有讀過厚黑學，他怕稱是大觀園中之劉老老，此次由重慶，到成都，登峨嵋，遊嘉定，大觀園中的風景和人物，算是看遍了，獨於大觀園外樹林一個最清白的石獅子，他却莫有看見。歡迎吳先生，我也去了一趟，他的流說：我也聽過，石獅子看見劉老老在大觀園進進出出，劉老老不知道有石獅子，我不去會他，特別與他留點憾事」。後來毛君檢厚黑學一冊，厚黑叢話三冊，寄贈稚老，稚老不以爲怪，覆信云云。毛君製爲鉛版，刊登報紙，以板贈我。鄙意則謂：西洋景一經拆穿，則牛涖燃犀，百怪畢現，厚黑學之犧牲者必少，而實行厚黑者，將無便處可尋。厚黑之讀者，以爲何如？宗吾附記。

目次

序	一
自序一	二
自序二	五
(一)厚黑學	一
(二)厚黑經	一〇
(三)厚黑傳習錄	一七
緒論	二九
跋	三一
附次	一

目次

次

二

附錄一

我對於聖人之懷疑……………三三

附錄二

我的思想統系……………五一

(一)厚黑學

我自讀書識字以來，就想爲英雄豪傑，求之函書五經，茫無所獲。英雄豪傑者，必有不傳之秘，與夫廿四史。仍無所得，以爲古之爲英雄豪傑者，必有不傳之秘。性愚魯，尋他不出罷了。窮索冥搜，忘寢與食，如是者有年，一旦偶然想及三國時幾個人物，不覺恍然大悟曰：得之矣，得之矣，古之爲英雄豪傑者，不過面厚心黑而已。

三國英雄之首推曹操，他的特長，全在心子黑。他殺呂伯奢，殺孔融，殺楊修，殺董承伏完，又殺皇后皇子，悍然不顧，並且明目張膽的說：「寧我負人，無人負我。」心子之黑，真是達於極點了。有了這樣本事，當然稱爲一世之雄。

其次要算劉備，他的特長，全在臉皮厚，他依曹操，依呂布，依劉表，依孫權，依袁紹，東竄西走，寄人籬下，恬不爲恥。而且生平善哭，做三國演義的人，更



把他寫得維妙維肖，遇到不能解決的事情，對人痛哭一場，立即轉敗爲功，所以俗語有云：「劉備的江山，是哭出來的。」這也是一個大有本事的英雄，他和曹操，可稱雙絕，當着他們煮酒論英雄的時候，一個心子最黑，一個臉皮最厚，一堂晤對，你無奈我何，我無奈你何，環顧袁本初諸人，卑卑不足道，所以曹操說：『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

此外還有一個孫權，他和劉備同盟，并且是郎舅之親，忽然襲取荊州，把關羽殺了，心子之黑，彷彿曹操，無奈黑不到底，跟着向蜀請和，其黑的程度，就要比曹操稍遜一點。他與曹操比肩稱雄，抗不相下，忽然在曹不絕下稱臣，臉皮之厚，彷彿劉備，無奈厚不到底，跟着與魏絕交，其厚的程度也比劉備稍遜一點。他雖是黑不如操，厚不如備，却是二者兼備，也不能不算是一個英雄。他們三個人，把各人的本事施展出來，你不能征服我，我不能征服你，那時候的天下，就不能不分而爲三。

後來曹操，劉備，孫權，相繼死了，司馬氏父子乘時而起，他算是受了曹劉諸人的陶鑄，集厚黑學之大成。他能夠欺人寡婦孤兒，心子之黑與曹操一樣，能夠受巾幗之辱，臉皮之厚，還更甚於劉備。我讀史見司馬懿受巾幗這段事，不禁拍案大叫：「天下歸司馬氏矣！」所以到了這個時候，天下就不得不統一。這都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

諸葛武侯，天下奇才，是三代下第一人，遇着司馬懿還是沒有辦法。他下了「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決心，終不能取得中原尺寸寸地，竟至嘔血而死。可見王佐之才，也不是厚黑名家的敵手。

我把他們幾個人的事，反覆研究，就把這千古不傳的祕訣，發現出來，一部二十四史，可一以貫之，茲再舉楚漢的事來證明一下。

項羽拔山蓋世之雄，喑鳴叱咤，千人皆服，為什麼身死東城，為天下笑？他失敗的原因，韓信所說：「婦人之仁，匹夫之勇」兩句話，包括盡了。「婦人之仁」，是

心有所不忍，其病根在心子不黑；「匹夫之勇」，是受不得氣，其病根在臉皮不厚。鴻門之宴，項羽和劉邦，同坐一席，項羽已經把劍取出來了，只要在劉邦的頸上一劃，「太極高皇帝」的招牌，立刻可以掛出，他偏偏徘徊不忍，竟被劉邦逃走。垓下之敗，如果渡過烏江，捲土重來，尙不知「鹿死誰手」？他偏偏說：「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老，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這些話，真是大錯而特錯！他一則曰「無面目見人」再則曰「有愧於心」。究竟敵人的「面」，是如何做起得，敵人的「心」，是如何生起得？也不略加考察，反說：「此天亡我，非戰之罪，」恐怕上天不能任咎。

我們又拿劉邦的本事研究一下 史記載 項王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徒以吾兩人耳，願與漢王挑戰決雌雄，」漢王笑謝曰：「吾寧鬥智不鬥力。」詩問「笑謝」二字從何生出？劉邦見酈生時，使兩女子洗腳，酈生責他倨見長者，他立即輟洗起謝。前問「起謝」二字，又從何生出？還有自己的父親，身在俎上，他要分一杯

護，親生兒女，孝惠魯元，楚兵逼至，他能夠拉他下車，後來又殺韓信，殺彭越，「烏鵲弓藏，兔死狗烹，」請問劉邦的心子，是何狀態，豈是那「婦人之仁，匹夫之勇」的項羽、所能夢見？太史公著本紀，只說劉邦隆準龍顏，說項羽是重瞳子，屬於二人面皮之厚薄，心子之黑白，沒有一字提及，未免有愧良史。

劉邦的面，劉邦的心，比較別人特別不同，可稱天縱之聖。黑之一字，真是「生知安行，從心所欲不踰矩，」至於厚字方面，還加了點學力，他的業師，就是三傑中的張良，張良的三師，是圯上老人，他們的衣鉢真傳，是彰彰可考的。圯上受書一事，老人種種作用，無非教張良臉皮厚罷了。這個道理，蘇東坡的留侯論，說得很明白。張良是有「夙根」的人，一經指導，言下頓悟，故老人以「王者師」期之。這種無上妙法，斷非「鈍根」的人所能了解，所以史記上說：「良爲他人言，皆不省，獨沛公善之，良曰，沛公殆天授也，」可見這種學問，全是關乎資質，明師固然難得，好徒弟亦不容易尋找。韓信求封齊王的時候，劉邦幾乎誤事，全靠他的業師

在旁指點，彷彿現在學校中，教師改正學生習題一般。以劉邦的天資，有時還有錯誤，這種學問的精深，卽此可以想見了。

劉邦天資既高，學力又深，把流俗所傳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五倫，一一打破，又把禮義廉恥，掃除淨盡，所以能夠平盪羣雄，統一海內，一直經過了四百幾十年，他那厚黑的餘氣，方才消滅，漢家的系統，於是乎才斷絕了。

楚漢的時候，有一個人，臉皮最厚，心子不黑，終歸失敗，此人是誰？就是人知道的韓信。袴下之辱，他能剴忍受，厚的程度，不在劉邦之下。無奈對於「黑」字，欠了研究：他爲齊王時，果能聽蒯通的話，當然貴不可言，他偏偏繫念着劉邦「解衣推食」的恩惠，冒冒昧昧的說：「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後來長樂鐘室，身首異處，夷及三族，真是咎由自取。他譏諛項羽是「婦人之仁」，可見「心子不黑，作事要失敗」，這個大原則，他本來也是知道的，但他自己也在這裏失敗，「非知之艱，行之惟艱」，這也怪韓信不得。

同時又有一人，心子最黑，臉皮不厚，也歸失敗，此人也是人人知道的，姓范名增。劉邦破咸陽，繫子嬰，還軍霸上，秋毫不犯，范增千方百計，總想把他置之死地，心子之黑，也同劉邦彷彿，無奈臉皮不厚，受不得氣，漢用陳平計，間疏楚王巨，增大怒求去，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大凡做大事的人，那有動輒生氣的道理？「增不去，項羽不亡，」他若能隱忍一下，劉邦的破綻很多，隨便都可以攻進去，他偏然求去，把自己的老命，和項羽的江山，一齊送掉，因小不忍，壞了大事，蘇東坡還稱他是「人傑」，未免過譽。

據上面的研究「厚黑學」，這種學問，法子很簡單，用起來却很神妙，小用小效，大用大效，劉邦司馬懿得其全，統一天下，曹操劉備，得其偏，稱孤道寡，割據英雄，韓信，范增，也各得一偏，不幸生不逢辰，偏偏與厚黑兼全的劉邦，並世而生，以致同歸失敗。但，他們在生的時候，憑着一得之長，博取王侯將相，炫赫一時，身死之後，史傳中也佔了一席之地，後人談到他們的事迹，大家都津津樂道，可

見厚黑學終是不負人的。

上天生人，給我們一張臉，而厚卽在其中，給我們一個心，而黑卽在其中。從表面上看去，廣不數寸，大不盈匊，好像了無奇異，但，若精密的考察，就知道牠的「厚」是無限的，牠的「黑」是無比的，凡是人世的功名富貴，宮室妻妾，衣服輿馬，無一不從這區區之地出來，造物生人的奇妙，真是不可思議。鈍根衆生，身有至寶，棄而不用，可謂天下之大愚。

厚黑學共分三步工夫，第一步是「厚如城牆 黑如煤炭」，起初的臉皮，好像張紙，由分而寸，而尺，而丈。就「厚如城牆」了。最初心子的顏色，作乳白狀，由乳色而灰色，而青藍色，再進就「黑如煤炭」了。到了這個境界，只能算初步工夫，因爲城牆雖厚，轟以大炮，還是有打破的可能，煤炭雖黑，但顏色討厭，衆人都不願接近牠，所以只算初步的工夫。

第二步是「厚而硬，黑而亮」。深於厚學的人，任你如何攻打，他一點不動，劉

備就是這類人，連曹操都把他沒有辦法。深於黑學的人，如退光漆招牌，越是黑，買主越多，曹操就是這類人，他是著名的黑心子，然而中原名流，傾心歸服，真可謂「心子漆黑，招牌透亮」。人能夠造到第二步，固然同第一步有天淵之別，但還著了迹象，有形有色，所以曹劉的不事，我們一着眼就看出來了。

第三步是「厚而無形，黑而無色」。至厚至黑，天下後世，皆以爲不厚不黑，這個境界，很不容易造到，只好在古之大聖大賢中去尋求。有人問「這種學問，那有這樣精深？」我說「儒家的中庸，要講到『無聲無臭』，方能終止，學佛的人，要到『菩提無樹，明鏡非臺』，才算證果，何況厚黑學是千古不傳之祕，當然要到『無形無色』，才算止境。」

總之，由三代以至於今，王侯將相，豪傑漢將，不可勝數，苟其事之有成，何一不出於此，書冊具在，事實難誣，讀者倘能本我指示的途徑，自去搜尋，自然左右逢原，頭頭是道。

(三)厚黑經

李宗吾曰：「不薄之謂厚，不白之謂黑，厚者天下之厚臉皮，黑者天下之黑心子。此篇乃古人傳授心法，宗吾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世人。其書始言厚黑，中散爲萬事，不復合爲厚黑，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面與心。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天命之謂厚黑，率厚黑之謂道，修厚黑之謂教。厚黑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厚黑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厚，恐懼乎其所不黑，莫險乎薄，莫危乎白，是以君子必厚黑也。喜怒哀樂皆不發謂之厚，發而無顧忌，謂之黑。厚也者天下之大本也，黑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厚黑，天地畏焉，鬼神懼焉。」

右經一章，宗吾述古人不傳之祕以立言，首明厚黑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其實厚黑備於己而不可離，次言存養厚黑之要，終言厚黑功化之極。蓋欲學者於此，

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誘之仁義，而充其本然之厚黑。所謂一篇之體要也。以下各章，雜引宗吾之言，以終此章之義。

宗吾曰：「厚黑之道，易而難，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曹劉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曹劉亦有所不能焉。厚黑之大，曹劉猶有所憾，而况於世人乎。」

宗吾曰：「人皆曰予黑，驅而納諸煤炭之中，而不能一色也；人皆曰予厚，灑乎炮彈，而不能不破也。」

宗吾曰：「厚黑之道，本諸身，徵諸衆人，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實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俟聖人而不惑。」

宗吾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厚黑也者，其爲人之本與？」

宗吾曰：「三人必有我師焉，擇其厚黑者而從之，其不厚黑者而改之。」

宗吾曰：「天生厚黑於予，世人其如予何？」

宗吾曰：「劉邦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曹操斯可矣，曹操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劉備孫權斯可矣。」

宗吾曰：「十室之邑，必有厚黑如宗吾者焉，不如宗吾之明說也。」

宗吾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厚黑，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宗吾曰：「如有項羽之才之美，使厚且黑，劉邦不足觀也已！」

宗吾曰：「厚黑之人，能得千乘之國，苟不厚黑，簞食豆羹不可得。」

宗吾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蕩稗，夫厚黑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宗吾曰：「道學先生，厚黑之賊也，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曹劉之道，故曰厚黑之賊也。」

宗吾曰：「無惑乎人之不厚黑也！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人講厚黑亦罕矣！吾退而道學先生至矣！吾其如道學先生何

哉？今夫厚黑之爲道，大道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宗吾發明厚黑學者也，使宗吾與二人厚黑，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宗吾之爲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道學先生將至，思竊聖賢之名而居之，則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爲其資質弗若歟？曰：非也。」

宗吾曰：「有失敗之事於此，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厚。我自反而厚矣，而大敗猶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黑；其自反而黑矣，其失敗猶是也，君子曰：反對我者，是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用厚黑以殺禽獸，又何難焉？」

宗吾曰：「厚黑之道，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而未嘗不可幾及也。譬如行遠，必自邇，譬如登高，必自卑，身不厚黑，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厚黑，不能行於妻子。」

我著厚黑經，意在初學的人，便於諷誦，以免遺忘。不過有些道理，太深奧了，我就於經文上下，加以說明。

宗吾曰：「不曰厚乎，磨而不薄，不曰黑乎，洗而不白。」後來我改爲：「不曰厚乎，越磨越厚，不曰黑乎，越洗越黑。」有人問我：「世間那有這種東西？」我說：「手足的繭疤，是越磨越厚，沾了泥土塵埃的煤炭，是越洗越黑。」人的面皮很薄，慢慢的磨練，就漸漸的加厚了，人的心，生來是黑的，遇着講因果的人，講理學的人，拿些道德仁義，蒙在上面，才不會黑，假如把他洗去了，黑的本體自然出現。

宗吾曰：「厚黑者，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天生蒸民，有厚有黑，民之秉彝，好是厚黑」，這是可以試驗的，隨便找一個當母親的，把她親生的孩子抱着吃飯，小孩見了母親手中的碗，就伸手去拖，如不提防，就會被他打盪；母親手中拿着餛飩餅，他一見就伸手來拿，如果母親不給他，把餛飩餅放在自己口中，他就會伸手把母親口中餛飩餅取出，放在他自己的口中，又如小孩坐在母親的懷中吃奶，或者吃餛飩餅的時候，哥哥走至面前，他就要用手推他打他。這些事都是「不學而能，不

慮而知』的，這即是『良知良能』了。把這種『良知良能』擴充出去，就可建立驚天動地的事業。唐太宗殺他的哥哥建成，殺他的弟弟元吉。又把建成和元吉的兒子，全行殺死，把元吉的妃子，納入後宮，又逼着父親，把天下讓與他。他這種舉動，全是把當小孩時，搶母親口中餛飩餅，和推哥哥，打哥哥，那種『良知良能』擴充出來的。普通人有了這種『良知良能』，不知道擴充，惟有唐太宗把他擴充了，所以他就成爲千古的英雄。故宗吾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者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面與心，獨無所同然乎？面與心所同然者，何也？謂厚也，黑也，英雄特擴充我面與心之所同然耳。」

厚黑這個道理，很明白的擺在面前，不論什麼人都可見到，不過剛剛一見到，就被感應篇，陰騭文，或道學先生的學說，壓伏下去了。故宗吾曰：「牛山之木嘗美矣，斧斤伐之，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其濯濯也。雖存乎人者，豈無厚與黑哉！其所以摧殘其厚黑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且且而伐之，

則其厚黑不足以存，厚黑不足以存，則欲爲英雄也難矣！人見其不能爲英雄也，而以其未嘗有厚黑焉，是豈人之性也哉？故苟得其養，厚黑日長，苟失其養，厚黑日消。」

宗吾曰：「小孩見母親口中的糕餅，皆知搶而奪之矣，人能充其搶母親口中糕餅之心，而厚黑不可勝用也，苟能充之，足以爲英雄，爲豪傑，是之謂『大人石，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苟不充之，不足以保身體，是之謂『自暴自棄』。」

有一種天資絕高之人，他自己明瞭這個道理，就實力奉行，祕不告人。又有一種資質魯鈍的人，已經走入這個途徑，自己還不知道，故宗吾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厚黑者衆也。』

世間學說，每每誤人，惟厚黑學絕不會誤人，就是走到了山窮水盡，當乞丐的時候，討口也比別人多討點飯。故宗吾曰：『自大總統以至於乞兒，盡是皆以厚黑爲本。』

厚黑學博大精深，有志此道者，必須專心致志，學過一年，才能應用，學過三年，才能大成。故宗吾曰：『苟有學厚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筆有成。』

(三) 厚黑傳習錄

有人問我道：『你發明厚黑學，爲什麼你做事每每失敗？爲什麼你的學生的本領還比你大；你每每吃他的虧？』我說：你這話差了一。凡是發明家，都不可登臺造極，儒教是孔子發明的，孔子登臺造極了，顏，曾，思，孟，去學孔子，他們的學問，就比孔子低一層，周，程，朱，張，去學顏，曾，思，孟，學問又低一層，後來學周，程，朱，張的，更低一層，越趨愈下，其原因就是教主的本領太大了。凡東洋方面的學問皆然，道教中的老子，佛教中的釋迦，都有這種現相。惟西洋的科學則不然，發明的時候很粗淺，越研究越精深，發明蒸汽的人，只悟得汽衝壺蓋之理，發明電氣的人，只悟得死蛙運動之理，後人繼續研究下去，造出種種的機械，

有種種的用途，爲發明蒸氣電汽的人，所萬不逆料的。可見西洋科學，是後人勝過前人，學生勝過先生，我的「厚黑學」等於西洋的科學，我只講汽衝壺蓋，死蛙運動，中間許多道理，還望後人研究，我的本領當然比學生小，遇着他們，當然失敗。將來他們傳授些學生出來，他們自己，又被學生打敗，一輩勝過一輩，厚黑學自然就昌明了！」

又有人問道：「你把厚黑學講得這樣神妙，爲什麼不見你做出一些轟轟烈烈的事？」我說道：「我試問：你們的孔夫子，究竟做出了多少轟轟烈烈的事？他講的爲政爲邦，道千乘之國，究竟實行了幾件？曾子著一部大學，專講治國平天下，請問他治的國在那裏？平的天下的天下在那裏？子思著了一部中庸，說了些中和位育的話，請問他中和位育的實際安在？你不去質問他們，反來質問我，明師難遇，空道難聞，這種『無上甚深微妙法，百千萬劫難遭遇』你聽了還要懷疑，未免自誤。」

民國元年，我發布厚黑學的時候，遇着一位姓羅的朋友，新從某縣做了知事，因

來，歷數他任任內，如何如何的整頓，言下很高興，又說：因某事罷誤，把官失掉了，案子至今未了結，又非常懊喪。言次談及厚黑學，我原原本的告訴他，他聽得津津有味，我乘他正聽入神之際，猝然站起來，把棹子一拍，厲聲說道：「羅某！你生平作事，有成有敗，究竟你成功的原因，在甚麼地方？失敗的原因，在甚麼地方？究竟離脫這二字莫有？速道！速道！不許遲疑！」他聽了我這話，如雷貫耳，呆了半晌，才嘆口氣說道：「真真是莫有離脫這二字。」這位姓羅的，可稱頓悟。

我發布厚黑學，用的別號是「獨尊」二字，取「天上地下，惟我獨尊」之意，與朋友寫信，也用別號。後來我又寫作「蜀會」。有人問：「蜀會」二字，作何解？」我答道：我必布厚黑學，有人說我瘋了，離經畔道，非關在瘋人院不可。我說：那嗎，我就成爲蜀中之罪會了，因此名爲蜀會。我發布厚黑學過後，許多人實力奉行，把四川造成一個厚黑國。有人向我說道：國中首領，非你莫屬。我說：那嗎，我就成爲蜀中之會長了，因此又名爲蜀會。再者我講授厚黑學，得我真傳的弟子，本該授以

表辭！但是我的生活，是沿門托鉢，個道辭要留來自用，只好把我的狗皮褂子脫與他穿，所以獨字去了犬旁，成爲蜀字。我的高足弟子很多，弟子之足高，則先生之足短，弟子之足高一寸，則先生之足短一寸，所以尊字截去寸字，成爲曾字。有此原因，我只好稱爲蜀曾了。

我把厚黑學發表出來，一般人讀了，說道：「你這門學問，博大精深，我們讀了此書，猶如讀大學中庸一般，茫無下手處，請爲我輩鈍根衆生，說下乘法，傳授點實用的法子，我們才好照着做。我問道：你們想做甚麼？答道：我想弄個官來做，並且還要做得轟轟烈烈，一般人都認爲是大政治家，」我於是傳他，「求官六字真言」，「做官六字真言」，和「辦事二妙法」。

求官六字真言

求官六字真言：「空，貢，冲，捧，恐，送，」此六字俱是仄聲，其意義如下

一、空 卽空閑之意，分兩種。一指專務而言，求官的人，定要把一切事放下，不工不商，不農不賈，書也不讀，學也不教，一心一意，專門求官。二指時間而言，求官的人，要有耐心，不能着急，今日不生效，明日又來，今年不生效，明年又來。

二、貢 這個字是借用的，是四川的俗語，其意義等於鑽營的鑽字，『鑽進鑽出』，可以說：『貢進貢出。』求官要鑽營，這是衆人知道的，但是寔意很不容易下，有人說：『貢字的定義，是有孔必鑽。』我說：『你錯了！只說得一半，有孔才鑽，無孔者其奈之何？』我下的定義是：『有孔必鑽，無孔也要入。』有孔着擴而大之，無孔者，取出鑽子，新開一孔。

三、冲 普通所謂之『吹牛』，四川話是『冲帽壳子』，冲的工夫有兩種。一是口頭上，二是文字上；口頭上又分普通場所，及上峯的面前兩種，文字上又分報章雜誌，及說帖條陳兩種。

四、捧 就是捧場的捧字，戲臺上魏公出來，那奉獻的舉動，是絕好的模範人物。

五、恐 是恐嚇的意思，是及初動詞，這個字的道理很精深，我不妨多說幾句。官之爲物，何等寶貴，豈能輕易給人？有人把捧字做到十二萬分，還不生效，這就是少了恐字的工夫，凡是當軸諸公，都有軟處，只要尋着他的要害，輕輕點他一下，他就會惶然大嚇，立刻把官兒送來，學者須知，恐字與捧字，是互相爲用的，善恐者捧之中有恐，旁觀的人，看他仕上峯面則說的話，句句是阿諛逢迎，其實是暗襲要害，上峯聽了，浮流浹背。善捧者恐之中有捧，旁觀的人，看他傲骨矜，句句話責備上峯，其實受之者滿心歡喜，骨節皆酥，「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大匠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是在求官的人細心體會。最要緊的，用恐字的時候，要有分寸，如用過度了，大人們惱羞成怒，作起對來，豈不與求官的宗旨大相違背？這又何若乃爾！非到無可奈何的時候，恐字不能輕用。

六、送。卽是送東西，分大小兩種：大送，把銀元鈔票一包一包的拿去送；小送，如春茶，火腿，及請吃館子之類。所送的人，分兩種：一是操用捨之權者，二是未操用捨之權，而能予我以助力者。

這六字做到了，包管字字發生奇效，那大人先生，獨居深念，自言自語道：「某人想做官，已經說了許久，（這是空字的效用）他和我有某個關係，（這是實字的效用）其人很有點才具，（這是冲字的效用）對於我很好，（這是捧字的效用）但此人有點壞才，如不安穩，未必不搗亂，（這是恐字的效用）想到這裏，回頭看屍稜上黑壓壓的，或者白亮亮的，堆了一大堆，（這是送字的效用）也就無話可說，掛出牌來，某缺看某人署理。求官到此，可謂功行圓滿了。於是走馬上任，實行做官六字真言。」

做官六字真言

做官六字真言：「空，恭，糊，兇，聾，弄」。此六字俱是平聲，其義意如下：

一、空 空即空洞的意思，一見文字上 凡是批呈詞，出文告，都是空

洞洞的，其中奧妙，我難細說，請到軍政各機關，把壁上的文字讀完，就可恍然大悟；二是辦事上，隨便辦什麼事情，都是活搖活動，東倒也可，西倒也可，有時辦得雷厲風行，其實暗中藏有退路，如果見勢不佳，就從那條路抽身走了，絕不會把自己牽掛着。

二、恭 就是卑恭拆節脅肩諂笑之類，分直接間接兩種，直接是指對上司而言，間接是指對上司的親戚朋友，丁役及姨太太等等而言。

三、綳 卽俗語所謂綳勁，是恭字的反面字，指對下屬及老百姓而言，分兩種：一是儀表上，赫赫然大人物，凜不可犯，二是言談法，儼然腹有經綸，榮榮大才。恭字對飯甑子所在地而言，不必一定是上司，綳字對非飯甑子所在地而言，不必一定是下屬和老百姓，有時飯甑子之權，不在上司，則對上司亦不妨綳，有時飯甑子之權，操諸下屬或老百姓，又當改而爲恭。吾道原是濤濤潑潑地，運用之妙，

存乎一心。

四、兇。只要能達到我的目的，他人亡身滅家，賣兒貼婦，都不必顧忌，但有一層應當注意，兇字上面，定要蒙一層道德仁義。

五、聾。就是耳聾，「笑罵由他笑罵，好官我自爲之。」但，聾字中包含有瞎字的意義，文字上的詆罵，閉着眼睛不看。

六、弄。即弄錢之弄，俗語讀作平聲。千里來龍，此處結穴。前面的十一個字，都是爲了這個字而設的。弄字與求官之送字是對照的，有了送就有弄。這個弄字，最要注意，是要能夠在公署上通得過才成功，有時通不過，就自己墊點腰包的錢，也不妨，如果通得過，任他若干，也就不用客氣了。

以上十二個字，我不過粗舉大綱，許多的精義，都沒有發揮，有志於官者，可接着門徑，自去研究。

辦事二妙法

一、鋸箭法 有人中了箭，請外科醫生治療，醫生將箭幹鋸下，卽索謝禮。問他爲什麼不把箭頭取出？他說：「那是內科的事，你去尋內科好了」。這是一段相傳的故事。

現在各軍政機關，與夫大辦事家，都是用的這種方法，譬如批呈詞，「據呈某某等情，實屬不合已極，仰候令飭該縣知事，查明嚴辦。」「不合已極」這四個字是鋸箭幹，「該知事」是內科，抑或「仰候轉呈上峯核辦」，那「上峯」就是內科。又如有人求我辦一件事，我說：「這個事情我很贊成，但是，還要同某人商量。」「很贊成」三字是鋸箭幹，「某人」是內科。又或說：「我先把某部份辦了，其餘的以後辦。」「先辦」是鋸箭幹，「以後」是內科。此外有只鋸箭幹，並不命其尋找內科的，也有連箭幹都不鋸，命其逕尋內科的小種種不厭，細參自悟。

二、補鍋法 做飯的鍋薄了，請補鍋匠來補，補鍋匠一面用鐵片刮鍋底煤，爛了一面對主人說：「請點火來找燒烟。」他背着主人轉背的時候，用鐵錘在鍋上輕

輕的敲幾下，那裂痕就增長許多，及主人轉來，就指與他有，說道：「你這鍋裂痕很長，上面油膩了，看不見，我把鍋烟刮開，就現出來了，非多補幾個釘子不可，」主人埋頭一看，很驚異的說：「不錯！不錯！今天不遇着你，這個鍋子恐怕不能用了！」及至補好，主人與補鍋匠，皆大歡喜而散。

鄭莊公縱容共叔段，使他多行不義，才舉兵征討，這就是補鍋法了。歷史上這種變情是很多的。有人說：「中國變法，有許多地方是把好肉割壞了來醫。」這是變法諸公用的補鍋法，在前清官場，大概是用鑄箭法，民國以來，是鋸箭，補鍋，二者互用。

上述二妙法，是辦事公例，無論古今中外，合乎這公例的就成功，違反這個公例的即失敗，管仲是中國的大政治家，他辦事就是用這兩種方法，狄人伐衛，齊國按兵不動，等到狄人把衛絕了，才出來做「與滅國繼祀世」的義舉，這是補鍋法。召陵之役，不責楚國僭稱王號，只責他包茅不貢，這是鑄箭法，那個時候，楚國的實

力，連勝齊國，管仲敢於勸齊桓公興兵伐楚，可說是把鑄敵濫了來補。及到楚國露出反抗的態度，他立即鑿箭了事。召陵一役，以補鑄始，以鑿箭終，管仲把鑄敵濫了能把牠補起，所以稱爲「天下才」。

明季武臣，把流寇圍住了，故意放他出來，本是用補鑄法，後來制他不住，竟至國破君亡，把鑄敵濫了補不起，所以稱爲「誤國庸臣」。岳飛想恢復中原，迎回二帝，他剛剛才起了取箭頭的念頭，就遭殺身之禍；明英宗被也先捉去，于謙把他弄回來，算是把箭頭取出了，仍然遭殺身之禍，何以故？違反公例故。

晉朝王導爲宰相，有一個叛賊，他不去討伐，陶侃責備他，他覆信說：「我避賽時晦，以待足下，」侃看了這封信笑說：「他無非是『避賽時賊』罷了。」王導「避賽時賊」以待陶侃，即是留着箭頭，專等內科。諸名士在新亭流涕，王導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對泣？」他義形於色，儼然手執鐵錘，要去補鑄，其實說兩句漂亮話就算完事；懷愍二帝，陷在北邊，永世不返，箭頭永未取出。

，王導這種舉動，略略有點像管仲，所以歷史上稱他爲「江左夷吾」。（管仲字夷吾）讀者如能照我說的方法去實行，包管成爲管子而後的第一個大政治家。

結 論

我把厚黑學講完了，特別告訴讀者一個祕訣：大凡行使厚黑之時，表面上，一定要糊一層道德仁義，不能把他赤裸裸的表現出來。王莽之失敗，就由於露出了的原故。如果終身不露，恐怕至今孔廟中，還會寫一個「先儒王莽之位」，大吃其冷豬肉。

韓非「說難」篇，有曰：「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凡是我的學生，定要懂得這個法子。假如有人問你：「認得李宗吾否？」你就放出最莊嚴的面孔說道：「這個人壞極了，他是講厚黑學的，我認他不得。」口雖如此說，而心中則恭恭敬敬的，供一個「大成至聖先師李宗吾之位」。果能這樣做，包管你幹出許多驚天動地的事業，爲舉世所欽仰，死後還要入孔廟吃冷豬肉。所以我每聽見有人罵我，就非常高興，

說道：「吾道大行矣」。

還有一層，我說：「厚黑上面，要糊一層道德仁義，」這是指遇着道學先生而言，假如遇着講性學的朋友，你同他講道德仁義，豈非自討沒趣？這個時候，應當糊上「戀愛神聖」四字。若遇着了講馬克斯的朋友，就糊上「階級鬭爭，勞工專政」八字，難道他不喊你是同志嗎？總之，面子上應當糊以甚麼東西，是在學者因時因地，神而明之，而裏子的厚黑二字，則萬變不離其宗，有志斯學者，細細體會！

跋

吾友李君宗吾，發明厚黑學，或以爲譏評末俗，可以勸人爲善，或以爲鑿破混沌，可以導人爲惡。余以謂厚黑學無所謂善，無所謂惡，亦視用之如何耳。如利刃然，用以誅叛逆則善，用以屠良民則惡，善與惡，何關於刃，故用厚黑以爲善，則爲善人，用厚黑以爲惡，則爲惡人，於厚黑無與也。

民國六年中江謝綬青跋。

摩
黑
學

我對於聖人之懷疑

世間頂怪的東西，要算聖人，三代以上，產生最多，層見疊出，同時可以產生許多聖人，三代以下，就絕了種，並莫產生一個。秦漢而後，想學聖人的，不知有幾千百萬人，結果莫得一個成爲聖人，最高的不過到了賢人地位就止了。請問聖人這個東西，究竟學得到學不到？如說學得到，秦漢而後，有那麼多人學，至少也該出一個聖人，如果學不到，我們何苦朝朝日日，讀他的書，拚命去學。

三代以上有聖人，三代以下無聖人，這是古今最大的怪事，我們通常所稱的聖人，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我們把他分析一下，只有孔子一人是平民。其餘的聖人，盡是開國之君，並且是後世學派的始祖，他的破綻就現出來了。原來周秦諸子，各人特創一種學說，自以爲尋着真理了，自信如果見諸實行，立可救國救民，無奈人微言輕，無人信從，他們心想：人類通性，都是悚慕權勢，

凡是有權勢的人說的話，人人都肯聽從，世間權勢之大者，莫如人君，尤莫如開國之君，兼之那個時候的書，是竹簡做的，能夠得書讀的很少，所以新創一種學說的人，都說道：『我這種主張，是見之書上，是某個開國之君，遺傳下來的』。於是道家託於黃帝，墨家託於大禹，倡並耕的託於神農，著本草的也託於神農，著醫書的著兵書的，俱託於黃帝。此外百家雜技，與夫各種發明，無不託始於開國之君。孔子生當世間，當然也不能違背這個公例，他所託的更多，堯、舜、禹、湯、文、武之外；更把魯國開國的周公加入，所以他是集大成之人，周秦諸子，個個都是這個辦法，拿些嘉言懿行，與古帝王加上去，古帝王坐享大名，無一個不成爲後世學派之祖。

周秦諸子，各人把各人的學說發布出來，聚徒講授，各人的門徒，都說我們的，是個聖人。原來聖人二字，在古時並不算高貴，依莊子天下篇所說，聖人之上，還有天人、神人、聖人，等名稱，聖人列在第四等，聖守的意義，不過是「聞聲

知情，事無不通」罷了，只要是聰明通達的人，都可呼之爲聖人，猶之古時的朕字一般，人人都可稱得，後來把朕字聖字，收歸御用，不許凡人冒稱，朕字聖字，才高貴起來，周秦諸子的門徒，尊稱自己的先生是聖人，也不爲僭妄，孔子的門徒，說孔子是聖人，孟子的門徒，說孟子是聖人，老莊楊墨諸人，當然也有人喊他爲聖人，到了漢武帝的時候，表章六經，罷黜百家，從周秦諸子中，把孔子挑選出來，承認他一人是聖人，諸子的聖人名號，一齊削奪，孔子就成爲御賜的聖人了，孔子既成爲聖人，他所尊崇的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當然也成爲聖人，所以中國的聖人，只有孔子一人是平民，其餘的都是開國之君。

周秦諸子的學說，要依託古之人君，也是不得已而爲之，這可舉例證明，南北朝有個張士簡，把他的文字，拿與虞詡看，虞詡痛加詆斥，隨後士簡把文改作，託名阮豹，又拿與虞詡看，他就讀一句，稱贊一句，清朝陳修園，著一本醫學三字經，其稱託名葉天士，及到其書流行了，才改歸己名，有修園的自序可證。從上列兩

事看來，假使周秦諸子，不依託開國之君，恐怕他們的學說，早已消滅，豈能傳到今日。周秦諸子，志在救世，用了這種方法，他們的學說，才能推行，後人受賜不少，我們對於他是應該感謝的，但爲研究真理起見，他們的內幕，是不能不揭穿。

孔子之後，平旦之中，也還出了一個聖人。此人就是人人知道的關羽，凡人死了，事業就完畢，惟有關羽死了過後，還幹了許多事業，竟自捧得聖人的名號，又著有桃園經，覺世真經等書，流傳於世。孔子以前，那些聖人的事業與書籍，我恐怕也與關羽差不多。

現在鄉僻之區，偶然有一人，得了小小富貴，講因果的，就說他陰功積得多，講堪輿的，就說他墳地葬得好，看相的，算命的，就說他面貌生辰，與衆不同，我想古時的人心，與現在差不多，大約也有講因果的人，看見那些開基立國的帝王，一定說他品行如何好，道德如何好，這些說法，流傳下來，就成爲周秦諸子著書的材料了。兼之，凡人皆有我見，心中有了成見，眼中所見的東西，就會改變形相，

戴綠色眼鏡的人，見凡物皆成綠色，戴黃色眼鏡的人，見凡物皆成黃色，周秦諸子，創了一種學說，用自己的眼光，去觀察古人，古人自然會改變形相，恰與他的學說符合。

我們權且把聖人中的太禹，提出來研究一下：墨子說他：「腓無脰，脰無毛，顴其黔首，顏色黎墨」，宛然是座頂放踵的兼愛家。韓非子說：「禹朝諸侯於會稽，防風氏之君後至而逐斬之，」他又成了執法如山的大法家。孔子說：「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服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儼然為不恥惡衣惡食的拘拘孺者，又帶點極端不已的氣象。讀魏晉以後禪讓文，他的行氣，又與齊丕劉裕諸人相似。所以曹丕登壇受禪，一下壇來，就對人說道：「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宋儒說他得了「危微精一」的心傳，他又成了一個析義理於毫芒的理學家。雜書上說他娶塗山氏女，是個狐狸精，彷彿是聊齋上的公子書生。說他替塗山氏造傳面的粉，又彷彿是畫眉的風流張敞。又說他治水的時候，驅遣神怪，又

我對於聖人之懷疑

有點像西遊記上的孫行者，封神傳上的姜子牙。據著者的眼光看來，他始而忘纘事仇，繼而奪仇人的天下，終而把仇人逼死蒼梧之野，簡直是厚黑學中重要人物。這種個人，就怪陸離，真是莫名其妙，其餘的聖人，其神妙也與大禹差不多，我們細加思索，聖人的內幕，他就可以了然了。因為聖人是後人幻想結成的人物，各人的幻想不同，所以聖人的形狀，有種種不同。

我做了一本厚黑學，從現在逆推到秦漢是相合的，又逆推到春秋戰國，也是相合的，可見從春秋以至今日，一般的心理，是相同的。再追溯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就覺得他們的心理，神妙莫測，盡都是天理流行，惟精惟一，厚黑學是不適用的。大家都說三代以下人心不古。彷彿三代以上的人心，與三代下的人心，成爲兩截了，豈不是很奇的事嗎？其實並不奇。假如文景之世，也像漢武帝的辦法，把百家罷黜了，還留老子一人，說他是個聖人，老子推崇的黃帝，當然也是聖人，於是乎平民之中，只有老子一人是聖人，閉國之君，只有黃帝一人是聖人，

「微妙玄通，深不可識」，黃帝的心，也是「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其數國，其民淳淳」，黃帝而後，人心就不古了；堯奪哥哥的天下，舜奪弟弟的天
下，禹奪執人的天下，成湯文武以臣叛君，周公以弟弑兄，我那本厚黑學，直可通
海制堯舜而止。三代以上的人心，三代以下的人心，就融合爲一片了。無奈再追溯
上古，黃帝時代的人心，與堯舜而後的人心，還是要成爲兩截的。

假如老子果然像孔子那樣際遇，成了御賜的聖人，我想孟軻那個亞聖的名號，
一定會被莊子奪去，我們讀的四子書，一定是老子、莊子、列子、關尹子，所讀的
經書，一定是靈樞素問，孔孟的書，與晉、商、申、韓的書，一齊成爲異端，束諸
高閣，不過遇着好奇的人，偶爾翻來看看，「大學中庸」在「禮記」內，與「玉制
禮器」並列，「人心惟危」六字，混在「曰若稽古」之內，也就莫得甚麼精微奧
妙了。後世講道學的人，一定會向道德經中，玄化之門，埋頭鑽研，一定會造出天
玄人玄，理化欲化，種種名詞，互相討論，依我想聖人的真相，不過如是。（著者

據：後來我偶翻太玄經，見有天玄、地玄、人玄、等名詞，惟理化欲化的名詞，我總未看見。

儒家的學說，以仁義爲立足點，定下一條公例，「行仁義者昌，不行仁義者亡」，古今成敗，能合這個公例的，就引來做證據，不合這個公例的，就置諸不論，舉個例來說：太史公殷本記說：「西伯歸乃陰修德行善，」周本紀說：「西伯爲陰行善，」連下兩個陰字，其作用就可想見了。齊世家更直截了當的說道：「西伯之說里，與呂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計，」可見文王之行仁義，顯然有權術作用，儒家見文王成了功，就把他推算得了不得。徐偃王行仁義，漢東諸侯，朝者三十六國，荆文王惡其害己也，舉兵滅之，這是行仁義失敗了的，儒者就絕口不提。他們的論調，完全與鄉間譴因果報應的一樣，見人富貴，就說他積得有陰德，見人觸電死了，就說他忤逆不孝，推其本心，固是勸人爲善，其實真正的道理，並不是那麼樣。

古來的聖人，真是怪極了，處蒞質成，腳踏了聖人的土地，立即洗心革面，聖人感化人，有如此的神妙。我所不知者：管蔡的父親是聖人，母親是聖人，哥哥弟弟是聖人，四面八方被聖人圍住了，何以中間會生產鴟鴞？清世宗呼允禩爲阿其那，九禮舜塞思赫，翻譯出來，是豬狗二字。這個豬狗的父親是聖人，哥哥是聖人，總兒也是聖人。鴟鴞豬狗，會與聖人錯雜而生，聖人的價值也就可以想見了。

李自成是個流氓，他進了北京，尋着崇禎帝后的屍，載以官槨，盛以柳棺，放在東華門，聽人祭奠。武王是個聖人，他走到紂死的地方，射他三箭，取黃鉞把頭斬下來，懸在太白旗上，他們爺兒，曾在紂名下稱禍幾天，做出這宗舉動，他的品行，連流氓都不如，公然也成爲惟精惟一^一的聖人，真是妙極了。假使莫得陳圓圓^一，難公案，吳三桂投降了，李自成豈不成爲太祖高皇帝嗎？他自然也會成爲聖人，據清國太祖本紀，所載深仁厚澤，恐怕比周本紀要高幾倍。

太王實始翦商，王季文王繼之，孔子稱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其實與司馬

魯國政師昭之緒何異？所異者，一個生在孔子前，得了世世聖人之名，一個生在孔子後，得了世世逆臣之名。

後人竟聖人做了不道德的事，就千方百計，替他開脫，到了證據確鑿，無從開脫的時候，就說書上的事變，由於後人附會。這個例是孟子開的，他說：「以至仁傳譽不仁」，斷不會有流血的事，就斷定「武成」上「血流標杆」那句話是假的，我們從殷民三叛，多哉大誥，那些文字看來，可知伐紂之時，血流標杆不假，只怕「以至仁傳譽不仁」那句話有點假。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而天下之惡皆歸焉。」
說也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願居上流，而天下之美皆歸焉。」若把下流二字改作失敗，把上流二字改作成功，更覺確切？

古人「神道設教」，祭祀的時候，叫一個人當尸，向衆人指說：「這就是所祭

之辭」，衆人就朝着他磕頭禮拜，同時又以「聖道設教」，對衆人說：「我的學說，是聖人遺傳來的」。有人問：「那個聖人？」他就順手指着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說道：「這就是聖人。」衆人也把他當如尸一般，朝着他磕頭禮拜。後來進化了，人民醒悟了，祭祀的時候，就把尸撤消，惟有聖人的迷夢，數千年未醒，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竟受了數千年的崇拜。

講因果的人，說有個閻王，問閻王在何處？他說：「在地下」。講耶穌的人：說有個上帝，問上帝在何處？他說：「在天上」。講理學的人，說有許多聖人，問「聖人在何處？」他說：「在古時」。這三種怪物，都是只能以意想像，不能目觀，不能證實，惟其不能證實，他的道理就越玄妙，信從的人，就越多。在創這種議論的人，本是勸人爲善，其意固可嘉，無如事實不真確，就會生出流弊。神道之弊，流爲拳匪，聖人之弊，使真理不能出現。

漢武帝招孔子尊爲聖人過後，天下的言論，都折衷於孔子，不敢違背。孔融對

於父母問題，略略討論一下，曹操就把他殺了。褚康非薄湯武，司馬昭也把他殺了。儒教能夠推行，全是曹操、司馬昭，一般人維持之力，後來開科取士，讀書人若不讀儒家的書，就莫得進身之路，一個死孔子，他會左手拿官爵，右手拿鋼刀，那纔不成爲萬世師表。宋、元、明、清學案中人，都是孔聖人馬蹄腳下人物，他們的心坎上，受了聖人的摧殘，他們的議論，焉得不支離穿鑿，焉得不迂曲難通。

中國的聖人，是專橫極了，他莫有說過的話，後人就不敢說，如果說出來，衆人勸說他是異端，就要攻擊他，朱子發明了一新學說，不敢說是自己發明的，只好把孔門的格物致知，加一番解釋，說他的學說，是孔子嫡傳，然後才有人信從。王陽明發明一種學說，也只好把格物致知，加一番新解釋，以附會已說，說朱子講錯了，他的學說，才是孔子嫡傳，本來朱王二人的學說，都可以獨樹一幟，無須依附孔子，無如處於孔子勢力範圍之內，不敢附孔子。他們的學說，萬萬不能推行。他二人費盡心力去依附，當時的人，混說是僞學，受重大的攻擊，聖人專橫到這步田

地，怎麼能把真理研究得出來。

韓非子說得有個笑話。「郢人致書於燕相國，寫書的時候，天黑了，喊『舉燭』，寫書的人，就寫上『舉燭』二字，把書送去，燕相得書，想了許久，說道：『舉燭是尚明，尚明是任用賢人的意思』，以此說進之燕王，燕王用他的話，國遂大治，雖是收了效，却非原書本意」，所以韓非說：「先王有郢書，後世多燕說」，究竟格物致知四字，作何解釋，恐怕只有手著大學的人才明白，朱王二人中，至少有一人免不脫「郢書燕說」的批評。豈但格物致知四字，恐怕「三經註疏，皇清經解，宋元明清學案內面，許多妙論，也逃不脫「郢書燕說」的批評。

學術上的黑幕，與政治上的黑幕，是一樣的，聖人與君主，是一胎雙生的，處處狼狽相依，聖人不仰仗君主的威力，聖人就莫得那麼尊崇，君主不仰仗聖人的學說，君主也莫得那麼猖獗，於是君主把他的名號分給聖人，聖人就相起王來了，聖人把他的名號，分給君主，君主也稱起聖來了。君主箝制人民的行動，聖人箝制人

民的思想、君主任便下一道命令，人民都要遵從，如果有人違背了，就算是大逆不道，爲法律所不容。聖人任便發一種議論，學者都要信從，如果有人批駁了，就算是非聖無法，爲清議所不容。中國的人民，受了數千年君主的摧殘壓迫，民意不能出現，無怪乎政治紊亂。中國的學者，受了數千年聖人的摧殘壓迫，思想不能獨立，無怪乎學滿銷沉。因爲學說有差誤，政治才會黑暗，所以君主之命該革，聖人之命尤其該革。

我不敢說孔子的人格不高，也不敢說孔子的學說不好，我只說除了孔子，也還有人格，也還有學說。孔子並莫有壓制我們，也未嘗禁止我們別創異說，無如後來的人，偏要抬出孔子，壓倒一切，使學者的思想，不敢出孔子範圍之外。學者心坎上，被孔子盤踞久了，理應把他推開，思想才能獨立，宇宙真理才研究得出來。前時有人把孔子推開了，同時外國的達爾文，馬克斯諸人，就闖進來，盤踞學者心上，天下書論又折衷於達爾文，馬克斯諸人，成了變形的孔子，執行聖人的任務。我

不知我國學者之思想，何以不能獨立一至於此？如果達爾文、馬克斯諸人去了，學術界又會有變形的孔子出來，繼承聖人之位。像這樣的下去，宇宙真理，怎麼研究得出來？我們須知，中國聖人可疑，外國聖人，更可疑。

凡事以平爲本，君主對於人民不平等，故政治上生糾葛，聖人對於學者不平等，故學術上生糾葛，我主張把孔子降下來，與周秦諸子并列，我與閱者諸君，一齊參加進去，與他們平坐一排，把達爾文、馬克斯諸人，歡迎進來，分庭抗禮，發表意見，大家磋商，不許孔子、達爾文、馬克斯諸人，高踞我們之上，我們也不高踞孔子、達爾文、馬克斯諸人之上，人人思想獨立，才能把真理研究得出來。

我對於聖人既已懷疑，所以每讀古人之書，無在不疑，因定下讀書三訣，爲自己用功步驟，茲附錄於下。

第一步，以爲古敵：讀古人之書，就想此人是我的勁敵，有了他，就莫得我，非與他血戰一番不可。逐處尋他縫隙，一有縫隙，即便攻入，又代古人設法抗拒，

愈戰愈烈，愈攻愈深，必要如此，讀書方能入理。

第二步，以古爲友。我若讀書有見，即提出一種主張，與古人的主張對抗，把古人當如良友，互相切磋，如我的主張錯了，不妨改從古人，如古人的主張錯了，就依着我的主張，向前研究。

第三步，以古爲徒。著書的古人，學識膚淺的很多，如果我自信學力在那些古人之上，不妨把他們的書，拿來評閱，當如評閱學生文字一般，說得對的，與他加幾個密圈，說得不對的，與他劃幾根橫子。世間俚語村言，含有妙趣的，尚且不少，何況古人的書，自然有許多至理，存乎其中，我評閱越多，智識自然越高，這就是普通所說的「教學相長」了。如遇一個古人，智識與我相等，我就把他請出來，以老友相待。如朱晦菴待蔡元定一般。如遇有智識在我上的，我又把他認爲勁敵，尋他縫隙，看攻得進，攻不進。

我雖然定下三步功夫，其實並沒有做到，自己很覺抱愧，我現在正做第二步功

夫，想達第二步，還未達到，至於第三步，自量終身無達到之一日，譬如行路，驟然把路逕尋出，無奈路太長了，腳力有限，只好努力前進，走一截，算一截。

(完)

我對於聖人之懷疑

我的思想統系

民國元年，我發表厚黑學，受的影響，真是不盡，處處遭人疑忌，以致淪落不偶，一事無成。久之又久，一般人覺得黔驢無技，才與我相忘於無形。但是常懷私人間我，發表此文，動機安在？目的安在？是否憤時嫉俗，有意鬧社會搗亂？抑或意在改良社會，特將黑幕揭穿？我說：「我寫此文，最初目的，不過開玩笑罷了」。

滿清末年，我入四川高等學堂肄業，與同班友友張君列五（名培爵）民國四年，在北學殉義，重慶浮圖關，有衣冠墓，加入同盟會，光緒三十二年假畢業，列五對我說道：「將來我們起事，定要派你帶一支兵。」我聽了很高興，就用歸納法，把歷史上的英雄，（彼時尚無偉人的名詞）一一考察，尋獲成功祕訣，知之無所得，宣統二年，我當富順中學堂監督，（彼時中學校長名曰監督）一夜臥在監齋室，偶然想及曹操劉備幾個人，恍然大悟，就把厚黑學發明了。每逢朋友聚會，

瘋講說之，以供笑樂。友人王君簡恆云：「你講的道理很不錯，但是我要忠告你，你照着你的說法，埋頭做去，包管你幹出轟轟烈烈的事業，但切不可拿在口中講，更不可形諸筆墨，否則於你種種不利。」雷君民心，也說：「厚黑學，是做不得，不得的。」後來我不聽良言，竟把他發表了。

辛亥年武昌起義，重慶響應，列五被舉爲蜀軍政府都督，成都跟着反正，成渝合併，列五赴省，浪居副都督，專管民政。我在自流井家中，列五打電報，叫我同廖君緒初上省，其時黨人在成都童子街，辦一報，曰：「公論日報」，我住報社內，社中人，叫我寫點文章，我想不出甚麼文章，衆人慫恿我，把厚黑學寫出，我初時很遲疑，緒初說：「你可以寫出，我替你作一序。」緒初是講程朱學的人，編造短步，簡恆民心諸人，俱呼之爲「廖大聖人」，我想：聖人都說寫得，當然寫得，就寫出來開玩笑，那知所生影響，果不出簡恆民心所料。

我發表此文，用的筆名，是「獨尊」二字，却無人不知厚黑學是我做的。以爲

我會如何如何，殊不知我發明了厚黑學，反成了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旁，每想做一事，才一動念，自己即想道：「像這樣做法，旁人豈不說我實行厚黑學嗎？」因此凡事不敢放手做，我之不能成爲偉人者，根源實在於此，厚黑學，真是把我誤了。

後來我才悟得，厚黑二字，確是成功祕訣，而爲辦事上必要之技術。用此種技術，以圖謀一己之私利，我們名之曰厚，曰黑，用此種技術，以圖謀衆人之公利，則厚字即成爲「忍辱負重」，黑字即成爲「剛毅果斷」，自古聖賢豪傑，皆忍辱負重者也，皆剛毅果斷者也。假令我當日悟得此理，一眼法定衆人公利，放手做去，舉世非之而不顧。豈不成了轟轟烈烈的偉人？無如悟得時，年已老矣，機會已過矣，回想生平，追悔莫及，只好著書立說，將此祕訣，傳之於人。所以才在成都華西日報，寫「厚黑叢話」，反反覆覆，說明此理。

我是生性好辯的人，厚黑學，是以荀子「性惡說」爲立足地，許多人以孟子「

性善說」來駁我，我說道：「孟子說『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今試任喊一個當母親的，把他親生的孩子，抱出來，當衆試驗，母親手拿糕餅一塊，小孩一見，即伸手來抓，母親不給他，放在自己口中，露半截在外，小孩立會從母親口中取出，放在他口中，請問：這種現相，是否愛親？小孩坐在母親懷中，食乳食糕餅，哥哥近前，他就要用手推他打他。請問：這種現相，是否敬兄？只要全世界尋得出一個小孩，不這樣幹，我的厚黑學立即不講，讓孟子的「性善說」成立。既是全世界小孩，無一不這樣幹，我的厚黑學非成立不可。」我口雖這樣的說，然而心中也自懷疑，小孩的天性，何以會這樣呢？

後來見小孩見着木頭石塊，和銅鐵等物，都取來朝口中送，心想：此等現相，豈不等於地心吸力，把外間任何物件，都朝內部吸引一般？因憶在學堂時，教習講心理學，曾說：「人是莫得心的，心中一切知識，都是從外面來的。例如：看見花，知是香的，是我曾經聞過，看見鹽知是鹹的，是我曾經嘗過，某種事該做，某種

事不該做，是我曾聽某人說過，抑或在書上見過。我們如把心中所有知識，一一審察其來源，從耳入者，仍從耳退出；從目入者，仍從目退去；其他從嗅覺味覺觸覺入者，一一從其來路退出，其心即空無所有了。『天倉圍覺際云：『如我來，自無始來，種種顛倒，妄體猶大，爲自身相，六塵緣影，爲道心相。』我從此著想，就覺得心之構成，與地球之構成，完全相同。牛頓說：『地心有引力，能將泥土砂石，有形有體之物，吸集於而成爲地球。』我們何妨說：『人心也有引力，能將其開目觀，無形無體之物，吸集之而成爲心。』我於這犯牛頓的公例，和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應用到人事上來，果然處處可通。我把字序的「姓籍說」，荀子的「性惡說」，柏宋儒的「去私說」，給甲乙丙三個而細玩之，才知人心境相，總歸「萬有引力」現相，並無善惡之可言。民國九年，著述「告白」，「心理與力學」，「談入」，「宗吾臆談」內，創一公例：『道理依力學規律而變化』。後來擴大爲「單行錄」，此書算是我思想之中心點。

人專于變萬化，不外人與人接觸生出來的，一個我，一個人，是為數學上之二元，一個 x ，一個 y 。依解析幾何，可得五種線：(一)二直線，(二)圓，(三)拋物線，(四)橢圓，(五)變曲線，人世一切事變，總不出此五種線。我詳加考察，認為人與人不相衝突之線，只有四種，直線兩種，曲線兩種，除此四線而外，任走何種線，皆是衝突的。至於世界進化，則為三元，一曰力，二曰空間，三曰時間，其軌道則為三元中之螺旋線。我們每作一事，須把力線考察清楚，才不至與大衝突。主持國家大政的人，制定法令制度，也須把力線考察清楚，施行起來，才不至處處窒礙。

達爾文倡互競主義，其弊流於互相衝突，克魯泡特金，倡互助主義，其弊流於互相倚賴。我們應改行合力主義，如射箭然，懸一箭梁，克支箭向之射去，彼此不相衝突，而又不相倚賴，則可發達克氏之長，而無其短弊。達爾文講進化不錯，錯在講進化而提倡弱肉強食，克魯泡特金，講互助不錯，錯在講互助而主張無政府

互競和互助，其力線是橫的，成立不起政府，由達爾文之學說，有時亦能成立政府，而其政府，則是極端專制的。國中力線，鬱而不伸，斷不能永久安定。我們講合力主義，其力線是縱的，全國有若干人民，卽有若干力線，根根力線，直達中央，成一個極強健之政府，是爲政治上之合力。他如經濟也，外交也，亦須取合力主義，不如是則世界永不太平。自有歷史以來，皆是人與人相爭，其力線是橫的，我們應取縱的方向，懸出地球爲目的物，合全世界人，向之進攻，把他內部蘊藏的財富，取出來，全人類平分，是爲合力主義之終點。著者本此主張，曾作一篇：「解決社會之我見」，十六年載入「宗吾臆談」，十八年，擴大爲單行本，曰「社會問題之商榷」。二十五年，我寫「厚黑叢話」，內面曾涉及國際問題。二十六年，定期十一月十二日，召集國民代表大會，制定憲法，我寫了一篇：「制憲私議」，從六月二十九日起，逐日在成都華西日報發表，以供參考。我又打算寫一篇：「外交私議」，方着手寫，七七事變發生，乃改寫一篇：「抗日計劃之商榷」，是年九

月刊一冊，曰：「制憲與抗日」，這些書現已售罄。此外我還寫有「中國民族在特性」，和「從戰國說起」等文；在日報上發表，現在我也不想再印了。我原想寫「本」：「中國主義」，現已不想再寫。茲把各種文字的大意，分經濟，政治，國際三方面寫出來就是了。

(甲)關於經濟方面，我們改革經濟制度，首先應將世間的財物，何者應歸公有，何者應歸私有，劃分清楚，公者歸之公，私者歸之私，社會上才能相安無事。

第一項，地球生產力，洪荒之世，地球是禽獸公有物，人類出來，把禽獸打散，地球就我爲人類公有物。所以地球這個東西，應該全人類公共享受，根本上不應用金錢買賣，資本家買去，招佃收租，固是侵佔公有物，勞動家買去，自行耕種，也是侵佔公有物。何以故呢？以川省言之，七七事變以前，請人作工一日，每月工資伙食，至多不過大洋二元，（抗戰期中，生活程度高漲，是暫時現狀，當以蔣前爲準）假令我們請工人，在荒山上種樹一日，給以大洋一元，他得了報酬，勞力

即算消滅。樹在山上，聽其自然生長，若干年後，出售得價百元，或千元。此多得之九十八元，或九百九十八元，全是出於地球之生產力。地球爲人類公有物，此多得之九十八元，或九百九十八元，即該全人類平攤。勞動家只能享受勞力相當之代價，而不能享受此項生產力。所以說，勞動家買去耕種，也是侵佔了公有物，因此之故，全國土地，應一律收歸公有，由公家招佃收租，其利歸全社會享受，方爲合理。

第二項，機器生產力：替人作工一日，得大洋二元，作手工業，每日獲利，也不過大洋二元，這算是勞力之報酬，若改用機器，每日可獲利百元，或千元，此多得之九十八元，或九百九十八元，乃出於機器之生產力，非工人之勞力也。當初發明機器之人，業將發明權拋棄，機器成爲人類公有物，此九十八元，或九百九十八元，即該全人類平攤。舊日歸諸廠主所有，是爲侵佔了公有物。我們應該收歸公有，給工人以相當代價。由機器生出之利益，歸全社會享受，方爲合理。勞工既得代

價，即與普通人無異，所以「勞工專政」之說，是不合理。

第三項，腦力和體力：世間之物，只有身體是個人私有的，由身體發出來，有兩種力：一曰：腦之思考力，二曰：手足之運動力。這兩種力，即是個人私有物，社會上欲使用之，非出相當代價不可，並且出售與否，各人有完全自主權，不能任意侵犯之。

基於上面之研究，括爲二語曰：「地球生產力，和機器生產力，是社會公有物，腦力和體力，是個人私有物」。我們持此原則，以改革經濟制度，社會與個人，自然相安無事。

斯密士主張營業自由，個人之腦力和體力，可以盡量發展，這層是合理的。而和他同時主張「有金錢的人，可購土地以收佃租，可購機器以開工廠，這就未免奪公物以歸私」。馬克斯主張「土地和工廠，一律收歸公有，這層是合理的。而他同時主張「強迫勞動」。認爲個人勞力和體力，是社會公有物，可藉社會力量侵犯之，

這就未免奪私有物以歸公。斯密士擁護私有權，忘却公有權，馬克斯擁護公有權，忘却私有權，故兩家學說，施行起來，俱有流弊。

我們細釋孫中山先生之民生主義，公者歸之公，私者歸之私，有斯密士，和馬克斯之長，而無其流弊。故世界經濟學，可分三大派：斯密士爲一派，馬克斯爲一派，中山先生則融合個人主義，和社會主義，而獨成一派。

馬克斯講共產，中山先生也講共產，馬克斯是「共現在」，中山先生是「共將來」，馬克斯是「搶歸公有」，中山先生是「購歸公有」。我們本中山先生遺意，定出一原則曰：「金錢可私有，土地和機器不能私有」。將現在私人所有的土地，和使用機器之工廠，一律購歸公有，就成爲「共將來不共現在」了。但是全國工廠如此之多，土地如此之廣，購買之款，從何而出呢？

我們首先定出一條法令 銀行由國家設立，私人不得設立，人民有款者，存之銀行，需款者，向銀行貸用，其有私相借貸者，法律上不予保障，因借貸而涉訟者

，其款沒收歸公。廢巨款於家，而發劫竊者，賊人捕獲時，其款亦予以沒收。有存款於外國銀行者，查確後，取消國籍。華僑所在地，設立國家銀行，存儲華僑之款。由國家保存外國銀行，私人不得遷往存儲。如此則人民金錢，集中國家銀行，可供一切應用。

銀行月息多少，依現情為準。茲假定月息一分，以便說明。存入銀行，月息一分，貸出爲一分半，或二分，雖無異於以金錢放借者；繳所得稅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與公家矣。

首都設中央銀行，各省設省銀行，各縣設縣銀行，縣之下設區銀行，和鄉村銀行，川省有場而無村，則設場銀行。銀行法既確定，即着手收買。

(一) 私立銀行，一律取消，其股本存入國家銀行，給以月息。

(二) 使用機器之工廠，和輪船，火車，礦山，鐵道等，一律收歸公有，私人股本，存入國家銀行。經理及職員工人等，悉仍其舊，不予變更。只將紅息繳歸國家。

手續是很簡單的。其手工業之工廠則聽之。

(三)全國土地房屋，一律照價收買。例如：某地有土地一段，月收租銀一百元，即定爲價銀一萬元，存入銀行，每月給以息銀一百元，人民需用土地房屋者，向公家承租。其有土地自耕，房屋自坐者，則公共估價，仰或投標競佃，以確定其租。其小原業主有優先承租權。如此則我國四萬萬五千萬人，無一人不是佃戶，也即是無一人不是地主，是之謂「平均地權」。

(四)國際貿易歸公，國內貿易歸私。出口貨，由人民售之公家，轉售外國，入口貨，由公家購而售之人民，聽其自由銷售，不再課稅，蓋價值之高低，公家操縱在手，取多取少，可適合國家之需要，無須多設機關，多用冗員，向銷售者瑣瑣征收，徒滋中飽營私之弊，而阻商業之發達也。執簡御繁，固應如此。外人在內地設有工廠者，人民不得與之直接交易。如此則關稅無形取銷，外貨以百元購得者，以一百五十元，或二百元，售之人民，即無異值百抽五十，值百抽百。

馬克斯所說的「剩餘價值」，是全人類所應得的，而被廠主掠奪了，他給廠中工人以相當代價，而以製出之貨，行銷世界各國。各國工人，雖有勞力，無所用之，例如：我國人口，號稱四萬萬，男女各半，從前女子以紡織爲業，自從洋紗，洋布，行銷中國，女子紡織之事，遂至絕迹，這一萬萬女子之勞力，卽算被其掠奪去了。外國廠主和工人，同是掠奪者，其工人生活之優裕，遠勝我國中等之家，而猶被生共產黨者，是劫掠歸去，分贓不平，匪首得多了，嘍囉得少了，叫匪首拿出來平分。我們對付外國劫賊之法，只有把國際貿易，收歸國家經營，等於墜壁清野，他就無從掠奪了。外貨何者該買，何者不該買，國家自有斟酌，出口入口，兩相平衡，我國與外國，兩得其益。

綜計收歸國有者，凡四項：（一）銀行，（二）使用機器之工廠和公司，（三）土地，（四）國際貿易。自學理言之，土地和機器，當然收歸國有，銀行和國際貿易之歸公，則本於中山先生「發達國家資本，節制私人資本」之主張。至其他私人

資本，應當如何節制，則俟此四者辦到後，再酌量行之。

上面四者，辦理完畢後，即可按照全國人口，發給生活費，以維持最低生活爲原則，（實施時，除未成年，及老年人外，對於壯年人，當視其過去工作情況，分別酌發，以防怠工等弊）因爲人民既將土地，機器，銀行，和國際貿易四者之收益，交之國家，國家即應保障人民之生存權。法國革命，是在政治上要求人權，我們改革經濟制度，則注重生存權。孫中山先生，把生活程度，分爲二級（一）需要，即生存，（二）安適，（三）奢侈。現在的經濟制度，人民一遇不幸，即會凍死餓死，是以死字爲立足點，進而求生存，進而求安適和奢侈。我們發給生活費，則是以生字爲立足點，進而求安適，求奢侈。中山先生說：「生存爲社會中心一，人人能生存，重心即算穩定。」

昔日貧富懸殊，我們把土地，工廠，銀行，和國際貿易四者，收歸國有，則富者削低一級，全國人民，一律發給生活費，則貧者升高一級，高低二級之間，爲人

民活騰餘地。語云：「飢寒起盜心」，我們費給生活費，社會上可減少許多罪惡。衣食足而禮義興，風俗可日趨醇厚，學問家不憂衣食，可專心深造，事業家無內顧憂，可一意圖功。如此則社會文明，必蒸蒸日上。

改革社會，猶如醫病，有病之部份，該治療，無病之部份，不可妄動刀針。我們從舊經濟制度中，將土地，機器，銀行，和國際貿易四者，收歸國有，這即是有病之處，加以治療，其餘則悉仍其舊，私人生活，非有害於社會者，不加干涉，這即是無病之處，不動刀針，如此辦去，則個人主義，和社會主義，兩相調和，就與孫中山先生之民生主義適合了。

世界富豪，除銀行大王摩根，其父為富八，承受有遺產外，其餘如煤油大王洛克依爾，鋼鐵大王卡匿奇，鐵道大王介姆舍爾，汽車大王福爾特，商業大王瓦納邁爾，銅山大王章洛克，砂糖王斯布累克，法國大銀行家勞惠脫，美國大富豪休達布等，無一不由赤貧之子起家。我們把上述四者，收歸國有，這些大王，就無從出

現了。歐美之銀行大王，煤油大王等，養成了雄厚之勢力，欲推翻之而不能，我國尙無此種大王出現，然而業已萌芽了。爲虺弗摧，爲蛇奈何，真非曰：「設柳非所以備鼠也，所以使怯弱能服虎也」。訂立法令規章者，如果對於鼠則防之惟恐不周，對於虎則縱之而不過問，其弊將有不可勝言者，我們規定：土地，工廠，銀行，和國際貿易四者，收歸國家經營，卽所以防虎也。

大凡規畫國家大計，目光至少須注及五百年後，否則施行一二百年，又要來一個第二次改革，國家所受犧牲，也就不小了。現在地主之土地，如果不收歸國家，而移轉佃農手中，并允許私人集資開設銀行，開設使用機器之工廠公司，抑或經營國際貿易，卽是發生流弊之根源，負有改革之責者，幸思之！思之！

孔子倡大同之說，自光注及數千年後，而下手則從小康做起走，孔子死後二千年餘年，大同尙未出現，其學說之價值，不惟不減，反益覺其偉大，何也？懸出一個目標，使人望之而走，數千年俱走不到，數千年後之人，俱有路可走。不似達爾文

，尼采，和斯密士諸人，所創學說，行之數十年，或百餘年，即處處碰壁，無路可走。只好彼此打戰。規畫國家大計，猶如修一大房子，須先把全部式樣繪出，按照修之，則說財力不夠，可先修某部份，次修某部份，最終就成一個很好的房子。

孫中山先生講「民權主義」曾說：「天生萬物，除了水平面以外，莫有一物是平的。各人聰明才力，有天賦之不同，如果把他們壓下去，一律要平等，世界便莫有進步，人類便要退化」。所以孫中山先生主張的民權平等，是各人在政治上立足點平等，不是從上面壓下去，成爲平頭的平等。我們把此種原則，適用到經濟方面，不把平等線，放在平頭上，使國中貧富相等，而把平等線，放在立足點，使各人致富的機會相等。欲務農者，向公家承租土地，欲作工者，向工廠尋覓工作，爲官吏，爲教員，爲商賈，悉任自由，不加限制。因勞動種類之不同，所得之報酬即不同，或富或貧，純視各人努力與否以爲斷。如此則可促進人民向上心，而國家可日益進步。猶之水然，地勢高下不平，就滔滔汨汨，奔趨於海，若平而不流，即

成死水。

斯密士倡營業自由之說，認爲人人皆有自私之心，利用此種自私心，就可把世間利源，盡量開發出來，其說是以性惡說爲立足點。社會主義創始者，如聖西門諸人，皆謂人有同情心，是以性善說爲立足點。到了馬克斯，創出唯物史觀，則又參了點性惡說。而社會主義之發生，根本原於性善說，故個人主義經濟學，和社會主義經濟學之衝突，不外性善說，和性惡說之衝突。我們知道：「心理依力學規律而變化，」無所謂善，無所謂惡，即是合善惡而一之。所以我們改革經濟制度，即應將個人主義，和社會主義，合而一之，才合孫中山先生之民生主義。

(乙)關於政治方面 我國辛亥革命而後，改爲民主共和國，意欲取法歐美，這是一種錯誤。我們要行民主共和制，辦法很簡單，只消把真正君主專制國的辦法，打一個顛倒，就成爲真正的民主共和國了。君王專制國，是一個人做皇帝，我們行民主共和制，是四萬萬五千萬人做皇帝，把一個皇帝權，剖成四萬萬五千萬塊，每

人各執一塊，我們只研究這每塊皇帝權如何行使就是了。

我國從前的皇帝，要想興革一事，就把他的王張，提交軍機處，由軍機大臣議決了，就通飭各省，轉飭各縣，以及各鄉村照辦，其辦法是由上而下的。民主共和國，以鄉村議會，爲人民的軍機處，鄉村議員，爲人民的軍機大臣，川省有場而無村，人民對於國家想興革一事，即提交場議會，經場議員議決了，即提交區議會，由是而縣議會，而省議會，而國會，經國會議決了，即施行，其辦法是由下而上，與君主專制國，恰成一反對形式。

君主專制時代，軍機大臣議決之案，須奏請皇帝批准，方能施行。民主共和時代，國會議決之案，須經全體人民投票認可，方能施行。小事由國會議決行之，大點的事，由各省議會議決行之，再大的事，由各縣議會議決行之，頂大的事，才由全體人民投票公決。最困難的，是如何才可使四萬萬五千萬人，直接投票，直接發表意見，不致爲人操縱舞弊，這就大費研究，而辦法就不得不麻煩了。然而我們要

想直接行使民權，這種麻煩，是無法避免的。

第一要緊的，是整頓戶籍，每縣分若干區，區之下分若干場，場之下分若干保，每保分若干甲，每甲轄十家。投票不分男女老幼，一人有一投票權，一生下地，即取得此權，投票時，以家長爲代表。某甲家有十人，某甲一票，即算十票，某乙家有八人，某乙一票，即算八票。用聯二票，記名投票，甲長親到各家收票，列榜宣示，某甲家十票可決，某乙家八票否決。榜末合計，本甲可決者共若干票，否決者共若干票，持存根前往查對無誤後，甲長送之保長，保長又列榜宣示，第一甲可決者若干票，否決者若干票，第二甲可決者若干票，否決者若干票，榜末合計，本保可決者共若干票，否決者共若干票，將榜遞之區長，由是而縣，而省，而中央，層層發榜，最終以多數決定。此就關於全國之大事實之，關於者縣市之事，仿此辦理。

我國人民，對於國事，向不通問，要他裁決大政，判定可否，他是茫然不覺的。

。所以必須訓政，訓之者何人呢？在他省爲鄉村議員，在渝則爲場議員。場議員，一方面爲軍機大臣，一方面又爲太師，太傅，太保。凡是場議員，其智識當然比農民爲高，對於國事能明瞭，每當裁決大政時，就由場議員公開講演，使衆人了解真相，應投可決票，或否決票，由各人自行判斷，歸家書票，等候甲長來取。以川省習慣言之，每三天趕場一次，鄉、農民，無事都要趕場。場上發生一事，頃刻傳遍全場，有未趕場者，亦可轉相告語。所以施行此種辦法，在川省尙無何種困難。議會設在場上，人民有議案，直接向之提出，有不了解之事，可向議員詢問，於人民很便利。以上係人民行使創制權，複決權之實施辦法。

選舉大總統，由四萬萬一千萬人，直接選定，投票時，也以家長爲代表，每票舉三人，如投票人意中，認爲可選大總統者只有一人，或二人，則上只寫一人，或二人。例如某甲票上寫趙一等三人，某甲家有十口，則趙一等，即爲各得十票，某乙票上，寫錢二等二人，某乙家有八口，則錢二等即爲各得八票。用聯票，甲

長親到各家將票收齊後，即列榜書明。某甲家舉趙一等三人，某乙家舉錢二等二人。榜末合計，趙一共得若干票，錢二共得若干票。各家持存根查對無誤後，由甲長將榜送之保長。保長又列榜宣示。第一甲，趙一得若干票，錢二得若干票；第二甲，孫三得若干票，李四得若干票。合計趙一共得若干票，由保而區，而縣，而省，而中央，層層發榜，以最多數之一人爲大總統，次多之二人爲副總統，大總統任期四年，如中途病故，或經全國人民，總投票撤職，即以副總統代理，以湊滿四年爲止。第一任大總統於某年某月某日就職，以後每滿四年，於該月某日，新任大總統，必須就職，舊任大總統，得票最多數，可以連任。

人民欲彈劾大總統者，向場議會提出彈劾案，經場議員議決，以全場名義向區議會提出，區議會議決，以全區名義，向縣議會提出，由是而省議會，而國會，經國會議決，彈劾案成立，送交大總統，令其自行答辯，由國會將彈劾案，及答辯書，加具按語，刊印成冊，發布全國，由人民裁決之，對於大總統，或留任，或免職。

，仍總投票，層層發榜，取決於多數。省長，縣長，以至保長，甲長，人民行使選舉權，罷免權，亦參酌此法辦理。

大總統違法，經人民總投票，正式免職後，可以交付審判，處監禁，處槍斃，都是可以的。獨是未經正式免職以前，大總統在職權內，發出之命令，任何人都該絕對服從，有敢違反者，大總統得依法制裁之。

凡辦事當大處着眼，小處着手，遠處着眼，近處着手，我們一眼看定大同世界，而下手則從一村一場辦起走。我國人民，向來不問政治，然而也有辦法。我們規定，中央設中央銀行，各省設省銀行，各縣設縣銀行，縣之下設區銀行，區之下設場銀行，人民有錢者，應存之本場銀行。又規定，人民的土地，第一步收歸各場公有，欲使用土地者，向本場場長投詞。如此則人民因有切身關係，自不得不起而過問了。場銀行行長，由政府委任，副行長和場長，由人民投票選充，不稱職者，投票撤換，則選舉權，罷免權，人民自能行使了。銀行辦法大綱，和收買土地，承

佃土地辦法大綱，由政府規定，其細則由人民共同規定，有不合處，共同修改，則創制權，複決權，人民自能行使了。人民行使四權，以本場爲見習之地。有舊式縣長，監督其上，自不至發生流弊，卽生流弊，亦易救正。

每年應納租稅，總數若干，責成場長繳納，其整理土地，所得贏餘，歸各場公用。各場辦好了，聯而爲區，土地收歸全區公有，土地餘利，歸全區公用，區銀行副行長，和區長，由全區人民公舉，再進則聯而爲縣，土地收歸全縣公有，土地餘利，歸全縣公用，縣銀行副行長，和縣長，由全縣人民公舉。由是而省，而全國，及至土地收歸全國公有，大總統由全國人民公舉，則中華民國之憲法，卽告完成。倘能再進而將土地，收歸世界公有，全世界之大總統，由全世界人民公舉，則世界大同矣。

銀行，工廠，和國際貿易，收歸國有，尙屬容易，惟鄉間土地，糾葛萬端，故第一步，當收歸各村各場公有，本地人熟悉情形，容易處理，政府握定大綱，自會

釐然就緒，只要各村各場辦好，則基礎穩固，以下自迎刃而解。

民主共和國，以取法君主專制國爲原則，君主時代，知縣有司法權，我們卽當以司法權畀之縣長，縣長延請精通法律的人，爲司法官，司法官對縣長負責，縣長對人民負責，審判不公，人民彈劾縣長，撤換縣長就是了。昔日衙門黑暗，人所盡知，今之司法機關，也易受人瞻顧，往往事之真相，本地人士，昭然共見，而法臨調查之結果，適得其反，我們當以調查和調解之責，加之場長和區長，人民有爭執事件，訴諸場長，場長調查明白，予以調解，如不服，訴諸區長，場長應將調查所得，及調解經過情形，備文送之區，再調查，再調解，如不服，訴諸縣長，區長備文送之縣，如仍不服，訴諸省，訴諸中央。場長區長，可依本地習慣法處理，縣以上，則以國家法律解決之。

人民對於任何機關，如有疑點，都可自請查往，假如某甲對於國際貿易局，或中央銀行，疑其有弊，卽可向本場議會提議，該局或該行，有某點可疑，我要親

往澈查，場議會詢問議決，即向區議會提議，本場擬派某甲往查某事。區議會開會議決，即向縣議會提出，由是而省議會，而國會，國會開會議決後，即行知該局或該行，聽候澈查，某甲查出有弊，即依法提出彈劾案。如無弊，即在中央報紙聲明，我所疑者某點，今已查明無弊。倘不提彈劾案，又不聲明無弊，則某甲應受處分。倘某甲聲明無弊，嗣經某乙查出有弊，則某甲亦應受處分。其他省縣市所轄機關及工廠等，仿此行之。

現在民主主義，和獨裁主義，兩大潮流，互相衝突。孫中山先生講「民權主義」，曾說：「美國制憲之初，主張地方分權者，認為人性是善的，主張中央集權者，認為人性不盡是善的」。故知民主主義，和獨裁主義之衝突，仍是性善性惡問題之衝突。我們既知人性是渾然的，無善無惡，所以我們制定憲法，應當將地方分權，和中央集權，合而一之。上述的辦法，如能一一辦到，則是我國四萬萬五千萬人，有四萬萬五千萬根力線，根根力線，直達中央，成一個極健全的合力政府。大總

統在職權內，發出的命令，人民當絕對服從，儼然專制國的皇帝，是爲獨裁主義。大總統去留之權，操諸人民之手，國家興革事項，由人民議決，是爲民主主義，如此則兩大潮流，卽合而爲一。

中山先生曾說，「政治裏頭，有兩個力量，一個是自由的力量，一個是維持秩序的力。好似物理學裏頭，有離心力，和向心力一般」。又說：「兄弟所講的自由專制，這兩個力量，是主張雙方平衡，不要各走極端，像物體的離心力，和向心力，互相保持平衡一樣。」中山先生把物理學的原理，運用到政治上，是一種新發明。物理上，離心力，向心力，二者互相爲用，故政治上，也是放任與干涉，二者互相爲用。從前歐洲國家，對於工商業，行干涉主義，以致百業凋敝，斯密士起而著「原富」一書，力持放任主義，歐人行其說，驟致富強，無如放任太過，釀成資本家之專橫，社會上擾攘不安。於是馬克斯起而持干涉主義，則又干涉太過，凡非發生資本制度之源者，亦干涉之，私人生活亦干涉之，社會足擾攘不安。我們運

凡中山先生兩方平衡之理，把土地，工廠，銀行，和國際貿易，一律收歸國有，並制行之，此所謂國制也。私人生活，與夫勞心勞力之營業，一切放任，非有害於社會者，不加干涉，此所謂自由也。兩方平衡，自然安定。

黃老長放任主義，申韓是干涉主義，二者皆是醫國良藥，用之得當，立可起死回生。壽之苛虐，民不聊生，漢承其後，治之以黃老，劉璋闇弱，刑政廢弛，孔明承其後，治之以申韓，因病下藥，皆生了大効。我國今日，病情複雜，羸秦之病是害得有的，劉璋之病是害得有的，又兼之人心險詐，道德淪亡，應當黃老申韓孔孟，三者同時並進。以申韓之法，治貪官污吏，悍將驕兵，奸商貴族，以黃老之道，治老百姓，而正人心，厚風俗，孔孟之書，更不可少。果如此，則中國之病，自霍然而愈。

(丙)關於國際方面：現在的五洲萬國，是我國春秋戰國的放大形，古之春秋戰國，是今之五洲萬國的縮影。我輩欲推測將來國際上如何演變，當先研究春秋戰國

如何演變，要想解決現在國際的糾紛，當先研究春秋戰國之糾紛，是如何解決。

世界是以螺旋式進化的。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成湯時三千國，周武王時一千八百國，春秋時二百四十國，戰國時七國，到秦始皇時，天下就一統了。歷時越久，國數越少，國之面積越寬，這即是螺旋式進化。「豎的方面越深，橫的方面越寬」，豎的方面者，時間也，橫的方面者，空間也。照這樣趨勢看去，現在的五洲萬國，勢必混合爲一而後止，所異者，古時是君主時代，嬴秦混合爲一，是一個做皇帝，將來五洲萬國，混合爲一，是全球十八萬萬人做皇帝，而爲大同之世界。

目下世界大戰，一般人很抱悲觀，殊不知：這正是世界大同之預兆。譬如：數個泥丸，放在盤中，不相接觸，永久是個個獨立。我們取而擠之，就成爲一個大泥丸。戰國七雄，競爭劇烈，此擠之捏之也，跟着嬴秦之統一出現。今之五洲萬國，競爭劇烈，亦所謂擠之捏之也。我們看清此種趨勢，順而應之，才不至爲螺

旋進化中之犧牲品。

將來地球這個東西，一定是收歸全人類公有的，一定是全球十八萬萬人，共同做皇帝的。我們願應此種趨勢，腳踏實地，一步一步的走去。土地一層，始而收歸一場一區公有，繼而收歸一縣一省公有，終而收歸全國公有。對於政治一層，所有創制，複決，選舉，罷免四權，始而行使於本場本區，繼而行使於本縣本省，終而行使於中央，公舉一個大總統。我國的憲政，即算完成。我們辦到這步，再看國際情形，如果世界各國，也走上我們這條路徑，我們即把全國土地，歸諸人類公有，十八萬萬人，公舉一個大總統，而世界就大同了。世界趨勢，顯然如此，饒希特據地，墨索里尼也，日本軍閥也，不過曇花一現，終為螺旋進化中之犧牲品而已。猶江河之奔流入海，而欲以人力障塞之，無非多殺水畜，多毀田廬禾稼，爾其奔流入海，則依然如故也。

我們把國際趨勢看清楚些了，再檢查世界上產生的各種主義，何者與這種趨勢適

台，猶謂不適浴。然討論如下：五洲之氣候，一以赤道為界，一以極地為界，一以溫帶為界。此三大區，一印度，二西洋，三中國。印度地偏熱帶，西洋地偏寒帶，中國則介居溫帶。三方氣候不同，民族性亦同。因而產出之主義，亦遂不同。印度帶折衷寒熱二帶之偏，故中國主義亦能折衷西鋒寒熱和印度主義之偏。故中國主義，寒熱天然物多，人不刻苦，不能生活。故時時思征服自然，因而產出侵略主義。熱帶天然物豐富，生活之需，不虞不混。故放縱自然，因而產出不抵抗主義。請問：我國產出的是何種主義？要答覆這欄問題，當先研究我國對於自然之態度。是偏權偏讓？是曰：「天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所謂天地之道，天親之宜，魯論然也。對於自然，不征服之而輔相之，不征服之而制義之，因而產出之主義，由孔子以望孫中書堯堯，蓋一貫的抵抗而不侵略也。此由中國古人先生居溫帶，仰觀俯察，削荊學說，適應環境，不知不覺，遂以折衷西洋印度之偏。其他民族，亦有居溫帶者，而不能發生同樣之主義。則由其人缺乏仰觀俯察的研究性，而以他人

老聃爲主義也。

管子中山先生之民族主義，其是抵抗而不侵略，盡人皆知。老子言無爲，孔子言仁義，當然不侵略，而兩家之言，皆屢屢言兵。老子曰：「抗兵相加，寡者勝矣。」孔子曰：「我戰則克。」所謂克也，勝也，皆抵抗之謂也。

韓愈時，楊朱墨翟之言，極天。其楊之言曰：「魯之所遠，存我爲貴。」此抵抗之說也。又曰：「力之所賤，侵物爲賤。」此不侵略之說也。墨子非攻，當然不侵略。同時墨子善守，於韓旭攻之，墨子怒禦之。莊子曰：「攻之攻也，守之守也。」則又善於抵抗力。二人的主張，都顯抵抗而不侵略。伯補漢書傳義時，楊子爲豫州，偏重抵抗，墨子兼愛，偏重在不侵略。韓國紛亂情形，與現在漢傳其說，我國學術最後達時代，一變而趨窮，變而捨其標，趨其本，變而趨法，或所謂今天下之變而宗歸楊，則歸墨，則變其情，願在現在這個階層而不尚變，得捨其標，趨其本，則無辦法。管子曰：「時變者，土氣也。」管子七原曰：「一器彈限，一五原，則器變。」

我的思想統系

六四

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而孔子則曰：「我戰則克」，正是所謂善戰者，羣兩說豈不衝突嗎？只要知道中國主義，是抵抗而不侵略，自然就不衝突了。孔子斷說：「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他說「我戰則克」，是就抵抗方面言之。孟子把那些「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的人，痛恨到極點，他說：「善戰者服上刑」，是就侵略方面言之。拿現在的語來說，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等於說：「日本軍閥，一律該鎗斃。」孔子曰：「我戰則克」，等於說：「抗戰必勝」。

中國崇奉儒教，儒教創始者爲孔子，發揮光大之者爲朱子，孔子學術，本與管仲不同，因其能尊周攘夷，遽稱之曰：「如其仁，如其仁」，又稱之曰：「民到於今受其賜」，推崇備至，何也？爲其能抵抗也。南宋有金人之禍，隆興元年，朱子初見孝宗，卽言：「金人與我，有不共戴天之仇，當立卽斷絕和議」，這些地方，都是儒教精神所在。

中國主義，是一貫的抵抗而不侵略，養成一種民族性，所以中國人任便發出的議論，無在不合乎此種主義。例如：秦皇漢武開邊，歷史家羣焉非之，爲其侵略也，漢棄珠崖，論者無不稱其合王道，爲其不侵略也，秦檜議和，成爲千古罪人，爲其不抵抗也，岳飛受萬人崇拜，爲其能抵抗也。唐人詩云：「年年戰骨埋荒外，空見葡萄入漢家」。直不啻爲墨索里尼之遠征阿比西尼亞寫照，又云：「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猶未已」，更不啻爲希特拉之侵奪四鄰寫照，更云：「憑君莫話封侯事，一將成功萬骨枯」，儼然是痛罵日本少壯軍人。此皆我國文人痛恨侵略之表現。及至受人侵略，則又變而力主用武，南宋有金人之禍，陸放翁遊諸葛武侯讀書台詩云：「出師一表千載無，遠比管樂蓋有餘，世上俗儒誇辨此，高堂當日讀何書」。直是斥南宋諸儒，只講理學，不謀恢復。臨死示兒云：「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中國詩人，這類作品很多。我們要想考察民族性，要從哲學家，教育家的學說，和文人學士的作品上，才考察得出來，至於政治舞台的人，時或發

西法倡天演競爭之說，知有己不知有法號蓋純乎利己主義也。印度教徒，雖身救世，知有己不知有己，蓋純乎利人主義也。中國主義則不然，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蓋人己兩利也。印度學者，謂曰即說恆河沙數世界，其間迷味免味，次者出世界以外法了，而其圖因以滅法。西洋人又患其死太甚，講個利主義者，則謂是利國家和社會，以講國家主義者，看不見個人和社會，以講社會主義者，是說看不見個大和國家，終於是乎個法也。國家也，社會也，遂成爲互不相容，而巨個物體，因而生糾纏糾紛，中國刑條，齊家治國平天下，不以講法，俾小也，建國家，爲社會也，以成爲一個渾然之物體，六合之外，亦不爲，而種種主義，大略是歐羅洋和印度之異也。

印度實行其主義，而至於亡國，西洋實行其主義，而發生種種世界大戰，其義，其世界大戰，事實之結果，亦已如此，而後只有返和求之說，謂主義，中國主義，其義，大同主義也。我們應將種種主義，在國際上，講義宜傳，使世界各國，不致有走火燒國主義，才可對峙，以固之基礎，而謀永久之和平。

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純是「武力戰爭」，而我國則發明有一種最高等戰術，曰：「心理戰爭」。三國時，馬謖曰：「用吳越道，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兵戰爲下。」這是「心理戰爭」學說之起點。而其原理，則自戰國時發明之。孟子一書，純是講「心理戰爭」，其言曰：「夫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敵君予有不戰，戰必勝矣。」如此之語，不一而足，皆心理戰爭之說也。孟子曰：「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以秦楚之甲堅兵撻，而曰制梃可撻，豈非怪語？而孟子深信不疑，決然言之，果也。孟子死後，不及百年，棟涉吳廣，揭竿而起，立把強秦推倒，孟子的說法，居然實現。嬴秦之兵力，摧滅六國而有餘，陳涉等烏合之衆，振臂一呼，而一統之江山，遂土崩瓦解，不敗於武力，而敗於心理，蓋子有知，當亦掀髯大笑。

春秋時，兵爭不已，遂產出孫子的「兵戰哲學」，戰國七雄，運用孫子學說，

澄峯造極，門力閉智，二者俱窮，於是又產出孟子的「心戰哲學」，借乎以當時無大用之，現今的形勢，絕像戰國七雄時代，我們正該運用「心戰」之說。問：如何運用？——只須把中國主義，發揚出來就是了。暴秦亡國條件，德意日三國，是其補了的，全世界人民，和他們本國的人民，同在水深火熱之中，中國主義，一發揚出來，一定傾心悅服，就成了「心戰」妙用。

我國抗戰，業已五年，我們於「武力戰爭」之外，再發動一個「心理戰爭」，在實際上，成立一個「中國主義研究會」，請世界學者，悉心研究，就算新添了一支生力軍，敵人「攻城」，我們「攻心」。全世界傾心此種主義，是對於敵人取大包圍，敵人國內之人民，傾心此種主義，是為內部潰變。日本軍閥，自然倒斃，希特拉，和墨索里尼，也自然倒斃。

凡是一種大戰爭，必有一定的主義。第一次世界大戰，是西洋主義，和西洋主義決勝負，第二次世界大戰，我們應該把他變成中國主義，和西洋主義決勝負。只

聖中國主義一戰勝才世界大同之基礎這就算雍雍守固守進世庶紀之甚西澤主義盛
 行時代，下半紀以後，是中國主義昌明時代，就雖化趨勢觀之，其蓋決然無疑者也。
 然現在五洲萬國，紛紛大亂，一般人都說：「非世界統一，不能太平」，戰國情形
 以也是如此。戰國時梁襄王問孟子：「天下惡乎定？」道子對曰：「定於禮。」禮即是說
 「要統一才能安定」，但統一之方式有二：一曰「武力的統」，一曰「非武力的統」。而孟子則主張「非武力的統」。梁襄王問孟子：「孰能一之？」孟子曰：「莫
 嗜殺人者能一之」，這即是「非武力統」。主張「武力統」者，是用一個「殺」字
 來統一，說道：「你不服從我，我要殺死你。」人人怕死，不得不服從，故「殺」字能
 統一。主張「非武力統」者，是用一個「生」字來統一。特說道：「你信從我的主張，
 你就有生路。」人人貪生，自然信從，故「生」字也能統一。人定天性，喜生而惡殺，
 「生」字統一者，人人厭棄，主張「生」字統一者，人人歡迎。孟子曰：「得乎
 無以用之。後來「殺」字統一的，然而不久即亡。今者應意日三國，

正循着亡秦盜逕走去，我們正好運用「生」字統一之學理，乘其弱點而摧陷之，兵戰心戰，同時並進，德意日三國，不敢何待？

中西主義，極端相反。西洋方面，華爾文之弱肉強食，馮克斯之階級鬥爭，尼采之超人主義，與夫近今的法西斯主義等等，都是建築在「生」字上面。中國方面，孔子言仁，老子言慈，湯朱爲我，墨翟兼愛等等，都是建築在「生」字上面。我們讀衍衍文，尼采諸人之書，滿腔是殺機，讀孔孟老莊，和宋明諸儒之書，滿腔是生趣。醫藥用藥，相反才能相勝。方今西洋主義盛行，無處不是殺機，應當用中國主義救濟之，以一個生字，統一世界。

西人對社會，對國家，以「我」字爲起點，卽是以「身」字爲起點，中國儒家之「治國平天下」，從正心誠意做去，卽是以「心」字爲起點，雙方都注重把起點培養好。所以西人一見人閑居無事，卽叫他從事運動，把身體培養好；中國儒者一見人閑居無事，卽叫他讀書窮理，把心地培養好。西洋人著書作事，注重「於身有益」四

字，中國人著書作事，注重「問心無愧」四字。達爾文講競爭，倡言「弱肉強食」，尼采講超人主義，倡言「勦滅弱者，爲強者天職」。西人羣起信從，爲其「於身有益」也。中國絕無此等學說出現，爲其「問心有愧」也。西人在物質上求愉快，中國則在精神上求愉快。西人以入劇場跳舞場爲樂，中國則以讀書爲樂，爲善爲樂，仰不愧於天，俯不作於人爲樂。故中國文化，洵足救西洋末流之弊。

孔門的學說，「欲修其身，先正其心，欲正其心，先誠其意」，從身字追進兩層，把「意」字尋出，以「誠意」爲起點。猶之修房子，把地面浮泥除去，尋着石底，才從事建築，由是而修身，而齊家，而治國平天下，造成的社會，是「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人我之間，無所謂衝突。西人學說，以利己爲主，以身字爲起點，不尋石底，逕從地面建築，造成的房子，終歸倒塌。所以經濟上造成資本主義，種下社會革命之禍胎，國際上釀成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西洋主義，遂告破產。

「孟子曰：『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達爾文生存競爭之說，孟子復生，亦不能否認，但孟子學說，一達到生存點，即截然而止，其言曰：『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人民到了不飢不寒，即教以禮讓，推行王道。達爾文盛言『優勝劣敗』，超出生存點以上，成爲無界域之競爭，其弊至於消滅他人之生存權，以供一己之慾壑。尼采學說，繼之而起，幾不知公理爲何物。德國威廉第二和希特拉，從而信之，墨索里尼，和日本少壯軍人，又從而信之。此世界所以紛紛大亂也。孟子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由此知：中國主義，有兩個原則：（一）人人爭生存，以不妨害他人的生存爲限，（二）人人爭優勝，以不違背公理爲限。我們把此種主義，發揚出來，全世界憬然覺悟，知道捨了中國主義，別無出路，此卽『攻心』之法也。

中國主義，沉埋已久，應當聚全國學者，盡量開掘之，整理之，去其不合現情者，擷其精華，成爲系統，在國際上盡量宣傳。從前中山先生革命，一般人以爲必

大大的流血，只因主義完善，宣傳得力，遂不血刃而成功，此心理戰勝之先例也。

世界紛紛大亂者，病根有三：(甲)經濟方面，個人主義，和社會主義，互相衝突。(乙)政治方面，民主主義，和獨裁主義，互相衝突。(丙)國際方面，掠奪者和被掠奪者，互相衝突。我們一面抗戰，一面制定憲法，憲法內容：(甲)經濟方面，中國的土地，工廠，銀行，和國際貿易四者，一律收歸國有，其他經濟上之組織，悉仍其舊，個人主義，和社會主義，融合爲一。(乙)政治方面，四萬萬五千萬人，直接行使國權，四萬萬五千萬根力線，直達中央，成一個極強健的合力政體。(丙)主義，和獨裁主義，融合爲一。(丙)國際貿易，收歸國家經營，入口出口，兩權平衡，輸入超額爲外國掠奪我國，出超則爲我國掠奪外國，今定爲出入平衡，無掠奪者，亦無被掠奪者，國與國即相安無事。憲法制成，一面實行，一面昭示萬國，求世界和平，正豈不著出路。一旦見中國主義之完善，一定跟着走來，希特拉，墨索里尼，和日本軍閥，三個惡魔，不打自倒，這即是心理之戰勝。

莫大孫中山先生之分出軍政、訓政、憲政三個時期。現在國難嚴重，三者當同時並進。對內要面抗戰，是為軍政。在抗戰期中，制定憲法，從一村一場，實行選進，是為憲政。村議員、場議員，負訓練人民之責，是為訓政。一村一場辦好了，擴大為區，再擴大為縣，為省，為國，迫及擴大為國，憲政即算完成。將來如能擴充於全世界，就彈大同宇。

國際戰爭有三種：(一)帝國主義和帝國主義戰爭，(二)帝國主義和弱小民族，(三)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戰爭。上次大戰，屬乎第一種，這次大戰，屬乎第一種，和第三種。另外還有第三種，隱藏着躍躍欲動。若不將這三種問題，同時解決。恐怕此次大戰終了後，跟着又要發生第三次大戰。威爾遜於上次大戰之末，提出「民族自決」之主張。就是預防第二種戰爭，可惜未能實現。巴黎和會，特訂一個「勞工規約」，列入和約之第十三章，就是預防第三種戰爭，可惜不徹底。

世界上不平等之事有三：割強對弱，小民族不平等，資本家對勞工不平等，軍閥

對平民不平等。孫中山先生曾說：「我們今日，要用此四萬萬人的力量，爲世界上的人打不平。」我們本三民主義，制出一部憲法，國與國立於平等地位，而本國的人民，在經濟上，在政治上，立足點也平等，這三種不平等之事，就算打平了。我們把這部憲法，宣布出來，卽成了我國的「抗戰宣言」，也卽是預定的「戰後和約」。倘若世界各國，也走上這條路，國際上三種戰爭之禍根，卽澈底拔除。

有了春秋那種形勢，管仲「九合諸侯」的政策，應運而生，有了戰國那種形勢，蘇秦「聯合六國」的政策，又應運而生。此二者皆「合力主義」也。管仲揭出「尊周攘夷」的旗幟，把全國之力線，集中「尊周」之一點，然後向四面打出，伐狄，伐山戎，伐楚，齊桓公遂獨霸中原。後來晉文稱霸，亦沿襲其策，連孔子修春秋，也秉承「尊周攘夷」之主旨。他這個政策，直貫穿了春秋全部。

到了戰國，情形變了，周天子紙老虎已揭破，「尊周」二字說不上，楚在春秋爲夷狄之國，此時更不能說「攘夷」的話，於是蘇秦引錐刺股，揣摩期年，從學理上研

究出「合縱」之策，齊楚燕趙韓魏六國，發出六根力線，取縱的方向，向強秦攻打，這種政策，一經告成，秦人不敢出關者十五年。戰國策曰：「當此之時，天下皆天，萬民之衆，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決於蘇秦之策」。又曰：「廷說諸侯之王，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能抗」。戰國時百家爭鳴，是我國學術最發達時代，蘇秦的政策，能夠風靡一世，豈是莫得真理嗎？無奈他莫得事業心，當了縱約長，可以驕傲父母妻嫂，就志得意滿，不復努力，以致未克成功。有了蘇秦之「合縱」，才生出張儀之「連橫」，連橫成功，而六國遂滅。可以說蘇秦的政策，實寫了一部戰國策。蘇秦的事，可分兩部份看，自引錐刺股，至當縱約長，是學理上之成功，當約長以後，是實行上之失敗。司馬光修資治通鑑，也說蘇秦的政策，是很好的，深惜六國之不能實行。三國時，魯肅和孔明，主張孫劉聯合，原是抄寫蘇秦的古本，曹操是千古奸雄，聽說孫權把荊州借與劉備，二人實行聯合了，正在寫字，手中之筆，都嚇落了，這個政策之厲害，可想而知。

現在五洲萬國，是春秋戰國的放大形，故威爾遜的「國際聯盟」，也就應運而生。他是老教授出身，也是學理上成功，實行上失敗。他的十四條原則，一宣布出來，備受世界歡迎，絕像蘇秦之受歡迎一般。無奈他在巴黎和會，欠了外交手腕，成立的國際聯盟，反成了分贓的團體。其最大原因，則由於美國之立場，根本與弱小民族相反，威爾遜「民族自決」之主張，不能實現，理固然也。我們熟察國際形勢，仍非走管仲，蘇秦，和威爾遜，這條路線不可。應由我國出來，發起「新的國際聯盟」，以弱小民族為主體，進而與強國聯合，把威爾遜的原則，修正之，擴大之，喊出「人類平等」的口號，以替代「民族自決」四字，這樣一來，決定成功。何也？我國立場，與弱小民族相同故也，有孔老以來，絕好的主義，有漢棄珠崖，這類絕好的事實，為世界各國所深信故也。

世界紛爭之際，必須有一個重心，才能穩定，這個重心輪到我國來了。我們於武力戰爭之外，應當（一）在國際上成立一個「中國主義研究會」，為宣傳機關。（

「一」發起「新的國際聯盟」，爲中國主義實行機關。喊出「人類平等」的口號，把世界上被壓迫的民族，和被壓迫的勞工與平民，一齊喚醒起來，與我們同立在一根戰綫上，如此，則我國就成爲世界重心了。孟子謂：「制挺可撻秦楚，」蓋純乎「心理戰爭」也，我國今日，則「武力戰爭」與「心理戰爭」，同時並進，無異於以武力推行中國主義，則戰勝敵人也決然無疑，救世界人類於水火也，亦決然無疑。

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伐狄，伐山戎，是用武力解決，召陵之役，是用政治解決。我們把「新的國際聯盟」組織好，德義日三國，如能信從我們的王道主義，則用政治解決，否則師法蘇秦故智，率合人類向之攻打，暴秦亡國條件，德意日三國，鬼具備了的，不敗何待？

世界禍穢四伏，念之不寒而慄，上次大戰，已告結束，而戰勝國之勞工，反暴動起來，法國首相克利滿梭，綽號「母老虎」，是歐戰中最出力之人，巴黎和會，充滿腥膻，爲法國增光不少，反遭國人行刺，幾乎把七十九歲的老命送掉。查其

利戰勝歸國之將士，帶起徽章，橫行都市，專制魔王，墨索里尼，乘機出現。美國人民震暴動，威爾遜調兵彈壓，方才平息。英國的礦工，和鐵路工人，船上水手等，結成三角同盟，布起陣勢，預備隨時可同政府決戰，嘗得英國首相，專意喬治，駕着飛機，今日回倫敦彈壓，明日赴巴黎開會，一夕數驚，疲於奔命。其原因，則由於大戰到了第三年，一般勞工，都覺悟起來，一方面在戰場上兵戎相見，一方開舉出代表，在中立國交換意見，主張言和。及到戰事終了，勞工覺得白白的犧牲，所以處處發生暴動。巴黎和會，正在開會，而各國的勞工，也舉代表，在瑞士國之蘇城開會。巴黎和會，見此情形，才訂一個「勞工規約」，列入和約，與自己國中之勞工言和。上次大戰，情形如此，此次大戰，可想而知。上次威爾遜提出「民族自決」之主張，巴黎和會，割強食着，弱小民族之心理，則又不言可知。此種禍根，若不澈底拔除，戰爭是永無終止的。要拔除此種禍根，捨了中國主權，別無他法；除了中國出來，肩此責任，也別無他人。

世界是一天一天進化的，是日向大同方面趨去的，其所以進化遲滯，大同久未出現者，可用比喻說明之。凡鐵條皆有磁氣，只因內部分子凌亂，南極北極相消，故磁力發不出來。如用磁石在鐵條上面，引導一下，南北極排順，立即發出磁力。現在全世界分子，凌亂極矣，我們用中國主義，引導一下，分子立即排順，就可加速進化之速度，而大同可早日出現。

地球爲萬寶之庫，我們需要財貨，向之劫取，他是絕不抵抗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乃是一幕劫賊，在主人門外，你剝我的衣服，我搶你的錢包，互相廝殺，並不入主人門內一步；地球有知，當亦大笑不止。請問是誰之罪？罪在充當盜賊主之達爾文和尼采。

凡事以「平」爲本，孫中山先生之三民主義，純是黨權在一個「平」字上面，這個「平」字，是從大學上治國平天下那個「平」字生出來的。民族主義，屏權主義，古語何人類爭平等，一到「平」字，卽截然而止，轉其目標，向地產採取寶物，所以發生戰爭。

義，言開墾，言種植，與夫水力發電等等，總之開發地球生產力，故三民主義必書，極合現在國際的趨勢，可說是中國主義之實行計劃，也即是大同世界之指南針也。「新的國際聯盟」者，大同世界之過渡機關也。世界紛紛擾擾，全是由地球生產力，機器生產力，和人類之腦力體力，不相調協生出來的。我們組織「新的國際聯盟」，把這四種力線，一一排順，歷若干年，調整完畢，然後破除國界，把土地和機器，一併收歸全人類公有，技師出腦力，工人出體力，把地球蘊藏的寶物，取出來，分全人類平分。像這樣辦去，即是懸出地球為目的物，合全人類向之進攻，廢了方隅相同之合力綫。人與人戰爭之禍，永遠消除，孔子和孫中山先生所持之大同主義，於是完成。

以上經濟，政治，國際三者，俱以合力主義為本。此外我還寫了兩本書：（一）考試制之商榷，（二）中國學術之趨勢。其大意如下：

我以為國家立法，須把力綫考察清楚，把離心力，向心力，配置平衡。我國從

前考試時代，士子讀書與否，聽其自由，這是一種離心力，考試及格，有種種榮譽和利益，足以動人歆羨，又具有向心力，兩力平衡，故其時，國家並未規定學課，讀書之子，也不須有人監督，他自己會「三更燈火五更雞」的用功。這就像地球繞日，離心向心，二力平衡，不須外力推動，自能回旋不已。今則校中學課，嚴密規定，又派教職員嚴密監視，而學子之用功，未見勝過科舉時代，且流弊百出，這就是離心力，向心力，配置不平之故。今之一切制度，大都是二力配置不平，故規章愈密，監察愈嚴，而流弊反越多，言之慨然。

照現行學制之規定，欲取得畢業資格者，必須捐棄百事，每日在講堂上坐若干鐘，歷若干年，始取得畢業文憑而去，於是貧家子弟，在所擯棄，富家子弟，因礙故而不能每日入校者，亦在所擯棄，迨至家貧者積有學費，家富者障故已去，而年歲已過，亦在所擯棄。國家施行此種制度，四十年矣，冥冥中不知損失若干人才。我主張把現行學制打破，設一個考試制，把考試標準，明白規定，等於懸出一個箭

據，使人向之而射一樣。每屆小學，中學，及大學，舉行畢業考試時，在校生，肄業生，自修生，一體與試，不問學年，不問年齡，只問程度，嚴格考試，只要及格，即給予畢業文憑。並於各地適中場所，設置公共圖書館，理化試驗室，延聘導師，常住其中，俾自修生，有所請問。如此辦法，則貧民子弟，工商界學徒，各機關小職員，和年長失學之人，只要自家肯用功，都有取得大學畢業之希望，半工半作，半自修，而各人之能力，可盡量發展，國家文化，可日益進步。中山先生講「民權主義」，曾說：「各人聰明才力，有天賦之不同，如把他們壓下去，一律要平等，世界便莫有進步，人類便要退化」。現在學校內，把天才生，劣等生，混而為一，同樣授課，同時畢業，壓為平頭的平等，這就是違反中山先生誠條，足使國家退化。因此我主張：現行學制，應澈底改革，統以考試制匯其歸。曾寫了一本「考試制之商榷」。我寫此文，有一段趣事，是被木棒痛打一頓，才寫出來的，不妨把原委寫出來，用博一笑。

我從民國五年起，即當四川省視廳（現改名省督學）當局每次召集教育會議，我即把我的主張，提爲議案，俱未通過，民國十二年，我上一呈文廬陳理由十六項，專請在原籍富順縣試辦，經省長公署核准舉行，十三年，我呈請省署通令全省試辦，各縣遂次第舉行。十四年年假時，叙州聯立中校學生畢業，我往主試，考了幾場，一夜，學生多人，手持木棒啞鈴，把我拖出寢室，痛打一頓，其時全場靜靜悄悄，學生寂無一語，我也默不一語，惟聞兵兵兵之聲，學生臨去罵道：「你這狗東西，還主不主張嚴格考試」？我睡在地下想道：「只要打不死，又來！」跟即請宣讀知事來驗傷，傷單粘卷，木棒啞鈴存案備查。次晨，我電呈上峯，末云：「自經此次風潮，愈見考試之必要。視學身受重傷，死生莫卜，如或不起，尙望厲行考試，挽此頹風，生平主張，倘獲見諸實行，身在九原，亦當引爲大幸。（傷單及原電載四川教育公報，第一卷，第一期。）我稍愈，即裹傷上堂，勒令學生一律就試，不許一人藉故不到，場規更加嚴厲，試畢將首要學生，送交宜賓知事訊辦，詳備備

載四川教育公報，茲不具述。事後，我自咎欠了宣傳，特寫一文「考試制之商榷」，呈由四川教育廳，印作單行本，發交各縣研究。

民國十四年，川省頒布「各級學校學生畢業考試暫行條例」。規定：小學會考，於年暑假舉行，不分學校與私塾，一體與試，中學修業年滿，委員到校主試。其計劃是先開放小學，故先舉行小學會考，俟小學有了成效，再開放中學。廿三年，中央頒行中學會考制，取消小學會考制，成都，華陽，……理番，松潘等六十一縣教育局長，以「會考制度，行已數年，成效顯著」等語，聯名協請保留此項制度，教育廳據情轉呈教育部，奉指令「姑准試行一年」。廿四年，四川省政府咨請教育部，請：「川省小學會考，有悠久之歷史，著有成效」，臚陳理由五項，請予保留，覆文「姑准再辦一年」，廿五年全川各縣，遂一律停止小學會考。

我主張的考試制，有兩種意義：（一）學校內部的學課，太不認真，用考試制以救正之，（二）現行的學制，太把人拘束緊了，用考試制以解放之。現行的會考制，

只有前一種意義，後一種則無之，廿五年九月，我將所著「考試制之商榷」，重行印出，並將我請在富順縣試辦的呈文，請通令各縣試辦的呈文，省公署先後令文，成華等六十二縣教育局長的呈文，暨教育廳，省政府，和教育廳往來公文，附載於后，成爲一本，交成渝書店發售，藉供教育界人士討論。

現在既厲行會考制，我希望政府頒布「條法令」，「舉行會考時，私塾生，和自修生，一律與考，不問年齡，只問程度」。只要有此種法令出現，現行學制，纔算澈底改革了。

我寫那篇「考試制之商榷」，注重在提倡私塾和自修。現在許多有學問的人，想當校長教員而不可得，遂有百計營謀者，同時有許多學生，求入學校而不可得，每次招考，異常擁擠，錄取者少，擯棄者多，並且招考時，關說之信函，紛來沓至，校長深以爲苦。學校是造就人才之地，鬧得來讀書須鑽營，教書須鑽營，不得謂非立法之不善也。從前地方官，對書院山長用聘，待之以師禮，京朝大官同籍者，往

佳樂就斯席，爲地方造人才，蓋師位甚尊故也。今則地方官對校長用令，極長對之用呈，學校變成官廳，教員儼成僱傭，師道凌夷，一至於此。尙望國家特許私塾之成立，與正式學校，並行不悖，此亦培養士氣之一法也。東主聘我否，我設館有人來學否，一以我之品行學問爲準，爾風俗可毋致醇厚。

現在全面抗戰，秀傑之士，或赴前方軍營，或在後方工作，同時添設許多臨時機關，將來戰事終了，機關裁撤，此項人才，消歸何處？上次歐戰終了，意大利戰勝歸來之將士，戴着徽章，莫得麵包吃，處處暴動，墨索里尼，飛機組織棒喝，因之竊得政權，此可爲前車之鑒。此時我們早把學校開放，允許私塾之成立，則戰勝歸來之軍官軍佐，和裁撤之人員，政府如不能全行安插，富厚之家，慕其聲望，輿必厚具脩脯，延請訓課子弟，抑或自行設館授徒，此亦代國家消納人才之一法。廣東坡有篤論任俠的文字，可爲我們這種主張之註腳。一面可消除隱患，一面可以培植人才，而款則無須國家添籌，我們何苦而不爲？

至於我寫的「中國學術之趨勢」，大旨言：我國學術最發達有兩個時期，第一是周秦諸子，第二是趙宋諸儒，這兩個時期的學術，都有創造性。漢魏以至五代，是承襲周秦時代之學術，而加以研究，元明是承襲趙宋時代之學術，而加以研究，清朝是承襲漢宋時代之學術，而加以研究，俱缺乏創造性。

從周秦至今，可劃為三個時期：周秦諸子，為中國學術，獨立發達時期，趙宋諸儒，為中國學術，和印度學術，融合時期。現在已經入第三時期了，世界大通，天涯比鄰，中國，印度，西洋，三方學術，相灌相盪，依天然的趨勢看去，此三者又該融合為一，是為中西印三方學術融合時期。進化是有軌道可尋的，知道從前中西兩方學術融合，出以某種方式，即知將來中西印三方學術融合，當出以某種方式。我們用鳥瞰法，升在空中，如看河流入海，就可把學術上之大趨勢看出來。

周秦諸子中，豈推老子為代表，孔子不是以代表。「赫道德經」包含世間法，和出世間法兩部份，他說：「以正治國，以尊養國兵」是世間法，孔盪申韓孫與諸人

，是走的這條路。他說：「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是出世間法，莊列關尹諸人，是走的這條路。他是入世出世，打成一片，我們提出老子，就可貫通周秦諸子全部學說。

趙宋諸儒中，當推程明道爲代表，朱子不足以代表。明道把中國學術，和印度學術，融合爲一，成爲所謂宋學，明道死後，才分出程（伊川）朱和陸王兩派，故提出明道，就可貫通全部宋學。明道以釋氏之法治心，以孔氏之法治世，治心治世，打成一片，恰走入老子途徑。近人章太炎曰：「大程遠於釋氏，而偏遷於老聃。」故中國學術，徹始徹終，可以老子貫通之。

世人以佛老並稱，則老子學說，又可貫通印度學術。嚴又陵批老子，於第十章曰：「黃老之道，民主之國之所用也」。於三十七章曰：「此旨與盧梭正同」，於四十六章曰：「純是民主主義，讀法儒孟德斯鳩法意三書，有以徵吾言之不妄也。」定知老子學說，又可貫通西洋學術。我不是說：我國有了老子，就可不去學西洋學問，

我是說，西洋學問，與老子相通，我們可以盡量去學。

我們從周秦諸子中，把老子提出來，就可把中西印三方學術，溝通爲一。有人說：著道德經的老子，是戰國時人，不是春秋時人，我不管他生在春秋時，生在戰國時，我只是說，一部道德經，可以貫通中西印三方學術。知其可以貫通，才可把世界學說融合爲一。

我們主張把力學規律，應用到人事上來，而老子則早已用之，他書中屢以水爲喻，水之爲物，即是依力學規律而變化的。牛頓所說「萬有引力」的現相，老子早已見之，其言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貞而貴高將恐蹶，蹶發蹶竭，滅蹶六字，俱是「萬有引力」那個「引」字的反面字，也即是離心力那個「離」字的代名詞。老子看見此等現相，不知其爲何物，因以「一」字代之，古代算術，凡遇未知數

，皆以「一」字代之。老子言道亦然，其所謂「一」，即牛頓所謂「引力」也。

自然界以同一原則，生人生物，牛頓尋出這個原則，用之物理上，老子尋出這個原則，用之人事上。西人談力學，談電學，必正負二者對舉，老子言道，常用有無，高下，陰陽，靜躁，貴賤，剛柔等字，也是把相反之二者對舉。牛頓之稱，有愛因斯坦，老子之後，有莊子，莊子的學說，含有相對論原理，如「泰山爲小，秋毫爲大；彭祖爲夭，殤子爲壽」一類話。都是就空間上，時間上，相對而言之。我們會這觀之，即可把人事與物理，溝通爲一。

牛頓發明萬有引力，定出公例，紛繁之物理，釐然就緒，而科學遂大進步。牛頓的原理，老子早已發明，惜乎沉埋已久，我們把他掘發出來，製成公例，紛繁之人事，一定盪然就緒，而文明必大進步。

從前印度學說，傳入我國，我國盡量採用，修正之，發揮之，所有華嚴宗，天台宗，淨土宗等，「一中國化，非復印度之舊，故深得一般人歡迎，就中最盛者惟

禪宗，而此宗在印度，幾等於無。我們此後採用西洋學說，仍用採用印度學說方法，使達爾文，斯密士，和馬克斯諸人，一一中國化，如用藥之有炮炙法，把他有毒那一部份除去，單留有益這一部份。達爾文講進化不錯，錯在倡言弱肉強食，斯密士發達個性不錯，錯在發達個性，而妨害社會，馬克斯講社會主義也不錯，錯在看見社會，忘卻個人，我們去其害存其利就是了。

孔門學說，是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一以貫之。從前印度明心見性之說，傳入中國，與固有學說，發生衝突，宋儒就用孔門的誠意正心，與之溝通爲一。現在西洋的個人主義，國家主義，和社會主義，傳入中國，又與固有學說，發生衝突，我們應該用孔門的修齊治平，與之溝通爲一。始而溝通，終而融合，如此則學說不至紛歧，而人世之紛爭可免。融合之後，再分頭研究，如一株樹然，知道枝葉花果，同在一樹上，即無所謂衝突了。

宇宙事物，原是孳生不已的，由最初之一個，孳生無數個，越孳生，越紛繁，

自其相同之點觀之，無在其不同，自其相異之點觀之，無在其不異。古今講學的人，儘管分門別戶，互相排斥，其實越講越相合，卽如宋儒排斥佛學，他們的學說中，含有禪理，任何人都不能否認，孟子排斥告子，王陽明是孟子信徒，他說，「無善無惡心之體」，其語又絕類告子，諸如此類，不勝枚舉。因爲宇宙真理，同出一源，只要能夠深求，就會同歸於一。猶如山中草草木木一般。從他相異之點看去，草與木不同，此木與彼木不同，同是一木，發生出來的千花萬葉，明顯微鏡看去，無一朵相同之花，無一片相同之葉，可說是不同之極了。我們倘能會觀其通，從他相同之點看去，則花花相同，葉葉相同，花與葉相同，此木與彼木相同，再精而察之，草木禽獸，泥土沙石，物質相同，由分子，而原子，而電子，也就無所謂不同了。世間的學說，由同而異，由異而同，等於同出一源之水，可分爲數支，來源不同之水，可匯爲一流，千派萬別，無不同歸於海。

中國人研究學問 往往能見其全體，而不能見其細微，古時聖賢一開口卽是天

地萬物，總括全體而言之，好像遠遠望見一山，於山之全體，是看見了的，只是山上草草木木的真相，就說得依稀恍惚了。西人分科研究，把山上之一草一木，看得非常清楚，至於山之全體，却不十分了然，中國重在綜合，西洋重在分析，二者融合爲一，就可得真理之全了。

現在世界上紛擾擾，衝突不已，我們窮源竟委的考察，實由於互相反對的事說生出來的。性善說與性惡說，是互相反對的，個人主義經濟學，和社會主義經濟學，是互相反對的，民主主義，和獨裁主義，是互相反對的。凡此種種互相反對之學說，流行於同一社會之中，從未折衷一是，思想上既不一致，行爲上當然不能一致。衝突之事，就在所不免了。真理只有一個，猶如大山一般，東西南北看去，形狀不同，遊山者各見山之一部份，所譯山之形狀，就各不相同。我們研究事理，如果尋出了本源，任是互相反對之說，俱可折衷爲一。我們可定一公例曰「凡有互相反對之二說，爭辯了數十年，數百年，或數千年，仍對峙不下，此二說一定是各

得真理之一半，一定可合而爲一」。如性善說與性惡說，又如唯心論與唯物論等等皆是也。

有人說「人的意志爲物質所支配」，又有人說「物質爲人的意志所支配」。這兩說是各得真理之一半。譬如：我們租佃了一座房子，遷移進去，某處作臥房，某處作廚房，某處作會客室，器具如何陳設，字畫如何懸掛，一一要審度屋宇之形式而爲之，我們的思想，受了屋宇之支配，即是意志受了物質之支配。但是我們如果嫌屋宇不好，也可把他另行改造，屋宇就受我們之支配，即是物質受意志之支配。歐洲機器發明而後，工業大興，人民的生活情形，隨之而變，固然是物質支配了人的意志，但機器是人類發明的，發明家費盡腦力，機器才能出現，工業才能發達，這又是人的意志，支配了物質。這類說法，與「英雄造時勢，時勢造英雄」是一樣的，單看一面，未常說不去，但必須兩面合攏來，理論方才圓滿。有了物理數學等科，才能產出牛頓，有了牛頓，物理數學等科，又生大變化。有了咸同的時局，

才造出曾左諸人，有了曾左諸人，又造出一個時局。猶如雞生蛋，蛋生雞一般。面看去，是輾轉相生，其實是前進不已的，後之蛋非前之蛋，後之雞非前之雞，物質支配人的意志，人的意志又支配物質，英雄造時勢，時勢又造英雄，而世界就日益進化了。倘於進化歷程中，割取半截以立論，任他引出若干證據，終是一偏之見。我們細加考察，即知雞之外無蛋，蛋之外無雞，心之外無物，物之外無心，雞與蛋可說是一個東西，心與物也是一個東西，唯心論，唯物論，原可合而為一。

尙書上「說命」篇，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孫中山先生則曰：「知難行易」，一般人都說 兩說是衝突的，其實並不衝突，兩說可相輔而行。傅說的意思，是說 「非知之艱，行之惟艱，你趕快實行好了。」孫中山先生的意思，是說「知是很難的，行是很容易的，你趕快實行好了。」二者俱是勉人實行，有何衝突？難易二字，本是形容詞，傅說和孫中山先生，站在各人的立場上，因聽話者的情況，各有不同，故用這種形容詞，加重其語氣，而歸根於叫人實行。我們明白了

傅說和孫中山先生立言的本旨，即知兩說可相輔而行。

就實質言之，世間的事，有知難行易的，有知易行難的，例如：發明輪船火車，何等艱難，發明之後，叫技師依樣製造，那就很容易了，是謂知難行易。學製輪船火車的人，在講堂上聽技師講說製造方法，心中很了然，到工場實地去做，那就很難了，是謂知易行難。

傅說說：知易行難，孫中山先生說：知難行易，這兩個知字的意義，迥乎不同，傅說的「知」字，是指「聽話了解」而言，孫中山先生的「知」字，是指「發明新理」而言。「孫文學說」中，所舉飲食，作文，用錢等十事，和修理水管一事，都是屬乎發明方面的事。孫中山先生，是革命界先知先覺，他訓誡黨員，儼然是發明家對技師說話。意若曰：「艱難的工作，我已經做了，你們當技師的，依樣製造，是很容易的」。故曰「知難行易」。傅說身居師保，他訓誡武丁，儼然是技師對學徒說話，我們取尙書本文讀之，即知傅說對武丁說了許多話，武丁說道「你的話

很好，我很了解。」傅說因警告之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即是說：「講堂上了解不算事，要工場中做得出來才算事」。傅說和孫中山先生，都是按照聽話者情況而立言，無非趨重實行而已。

發明家把輪船火車發明了，叫技師依樣去做，技師做成之後，又招些學生來學，這原是一貫之事。孫中山先生說的是前半截，傅說說的是後半截，所以說，兩說並不衝突。

我們可以定出一個公例：「凡事與天性習慣違反者，知易行難，與天性習慣不違反者，知難行易。」例如，我們對畫師說：我家有一小孩，形狀如何如何，叫他畫，他畫來總不肯，把小孩牽來與他看，他一畫就神肖，是謂知難行易。因畫師以畫爲業，與他的習慣並不違反也。畫師把小孩畫在黑板上，叫素未習畫之人臨摹，看得明明白白，而畫來總不肯，又成了知易行難。因其人素未習畫，與習慣違反故也。革命志士，犧牲生命，在所不惜，所苦者，不知採用何種方法，始能成功，是

謂知難行易。普通人，你對他講殺身成仁的道理，他也認爲是很好的事，對他講進行的方法，他也很了解，但叫他去實行，他就不肯幹，是謂知易行難。何也？殺身成仁之事，與志士之天性不違反，與普通人之天性則違反也。

據上面的研究，傳說的說法，和孫中山先生的說法，原是各明一義。我們當返躬自問，如果自己是技師，是革命志士，就誦孫中山先生之語以自警；如果是學徒，是普通人，就誦傳說之語以自警。

再者 王陽明主張「知行合一」，說「即知即行」，孫中山先生則主張「知行分工」，說「知者不必自行，行者不必自知」。這兩說表面是衝突的，其實也是並行不悖。以作戰言之，主帥把作戰計劃決定了，立即發布命令，指揮將士進攻，是爲「即知即行」。主帥不必親臨戰場，是爲「知者不必自行」。戰場上的將士，未必了解主帥的計劃，是爲「行者不必自知」。這也是一貫的事。王陽明說：「知行合一」，是就主帥本身言之。孫中山先生說：「知行分工」，是就指揮將士言

之。如果本身都要分工，那輛，孫中山先生著了一部「三民主義」，和「孫文學說」，就可閉門高臥了，而他十次失敗，十次起事，可知他本身是實行「知行合一」的，不過訓練黨員的時候，是主帥對將士說話，才有「知行分工」的說法。全軍之中，只有主帥一人，才能這樣說。其他將士，奉命作戰，「即知即行」。如果也說：「知行分工，知者不必自行，」那就誤事不小了。我們這樣的研究，即知王陽明的說，和孫中山先生的說法，原是各明一義，我們在某種情況之下，適用某種說法即是了。

一部「孫文學說」，幸為黨員怠於工作而作。所有「知難行易，和「知行分工」之說，都是按照當日情事，為黨員痛下針砭，有了這種病，才下這種藥。至於傅說和王陽明所說的，其病情又自不同，我們識得立言本旨，才不至自誤誤人，凡讀古人書，俱當如是。

我們又可定一公例曰：「關於人事上之處理，凡有互相反對之二說，一定是正

主性善說，「主性惡說」。孟子主張仁義化民，是以性善說爲立足點，韓非主張法律繩人，是以性惡說爲立足點；個人主義經濟學，是以性惡說爲立足點，社會主義經濟學，是以性善說爲立足點，獨裁主義，是以性惡說爲立足點，民主主義，是以性善說爲立足點；達爾文之互競主義，是以性惡說爲立足點，克魯泡特金之互助主義，是以性善說爲立足點。因爲人性之觀察不同，創出之學說遂不同。我們欲解除世界之糾紛，當先解除學說之糾紛，欲解除學說之糾紛，當先從研究人性入手。

人性本來是渾然的，無所謂善，無所謂惡，也即是可以爲善，可以爲惡。孟子出來，於整個人性中，截半面以立論，曰性善，在當時是一種新奇學說，於學術界，遂獨樹一幟。但是遺下了半面，荀子出來，把這半面提出來，曰性惡，也是一種新奇學說，於學術界，又特樹一幟，成爲對峙之二派。此二派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何也？各得真理之一半也。孟子之性善說，已經偏了，王陽明致良知之說，則更偏，學術界通例，其說愈偏者愈新奇，愈受人歡迎，所以陽明之說，一倡出來，

風行一世。荀子之性惡說，已經偏了，我的厚黑學則更偏，陽明向東偏，我向西偏，其偏之程度恰相等，所以厚黑學三字，遂洋溢乎四川。後來我著「心理與力學」，說：「人性無善無惡」，陽明晚年，也說「無善無惡心之體」。譬之攻城，陽明從東門攻入，我從西門攻入，入了城中，所見景物，彼此都是一樣。陽明講致良知，說得頭頭是道，我講厚黑學，也說得頭頭是道，其實皆一偏之見也。

我研究人性，由「厚黑學」而生出一條公例：「心理依力學規律而變化」，由此公例，生出「合力主義」，本此主義，而談經濟，談政治，談國際，談考試，談學術趨勢，與其他種種，我的思想，始終是一貫的。所謂厚黑學者，特思想之過程耳，理論至為粗淺，而一般人乃注意及之，或稱許，或詆斥，嘖嘖衆口，其他作品，則不甚注意。白居易云：「僕之詩，人所愛者，悉不過雜律詩，長恨歌以下耳，時之所重，僕之所輕」。我也有同樣的感慨，故把我思想之統系寫出，藉釋衆人之疑。

(完)

我的思想統系

一二四

所 版
有 權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二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四月二版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二月三版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三月四版

厚 黑 學(全一冊)

定價國幣一元

著 者 李 宗 吾

發 行 者 王 淵 默

印 刷 者 啟 明 印 刷 社

寄 售 處 省 內 外 各 大 書 坊

#10
404031

實價
區元

74.84